

作斯倫勞 H·D 英

在 愛 情 中

譯 夜 叔



叢文社潮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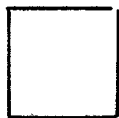
在 愛 情 中

作 斯 倫 勞 (英)
譯 夜 叔



文 學 編 譯 出 版 公 司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D. H. Lawrence:
“In love”

在 愛 情 中

一 九 四 四 年 五 月 桂 一 版
一 九 四 五 年 三 月 渝 一 版
一 九 四 六 年 六 月 滬 一 版

原 著 者 英 · 勞 倫 斯

譯 者 叔 與

發 行 人 張 與 同 夜 斯

發 行 所

文 學 編 譯 出 版 公 司
上 海 福 州 路 三 七 九 弄 12 號

經 售 者

上 海 書 報 雜 誌 聯 合 發 行 所
福 州 路 三 七 九 弄 十 二 號

發 行 額 ··· 一 一 七 〇 〇 〇 冊 (三 版)

(W. I) P. 78

目 錄

譯者序言	五
騎馬而去的婦人	七
微笑	九九
在愛情中	一一三

原书空白页

譯者序言

「騎馬而去的婦人」在桂林剛出版，發往各處的書還沒有十分之一二，桂林便下了疏散令，當時不及搶運出來，隨着便在砲火中化成灰燼。我有慈母失掉兒子的哀痛！到重慶後，趁着失業空閒加譯了兩篇交詭文社印行，便成了現在這本「在愛情中」。

勞倫斯的文章是非常清麗的，連最反對他的福克斯也曾這樣讚頌。他熱烈的信仰上帝，他的小說皆以愛慾爲其主要動力而得到表現。他對於藝術的認真和心理分析的仔細有着登峯造極的成就。他逝世時，英國國民排了數十里長的隊伍參加葬儀，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在英國文壇地位之高和讀者之衆。他的作品很多，但介紹到中國來的却沒有多少，我很想先將勞氏

的一些短篇譯出來，希望不久便有第二個勞氏短篇集呈給讀者諸君之前。
我衷心期待着師友們的指教和匡正。巴金先生告給我一些西班牙字，
我在這裏謝謝他。

叔夜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騎馬而去的婦人

1.

她認為在一切婚姻中，這段婚姻會是一個冒險，這個男子並不是真正令她心醉的。一個瘦小而強暴的性情孤癖的人，比她自己大二十歲，有一雙棕色的眼睛和灰色的頭髮。很多年前，還是一個小孩子時，他從荷蘭到美國參加一個流浪兒的拳鬥，被人家從西方的金鑛向南踢到墨西哥，現在總算是稍為有錢了，擁有西拉·瑪德里地方中的許多銀鑛：顯然的這種投機事業是憑藉了他的環境，並不是憑藉了他的人格。但他仍是一副活力的

小發電機，不顧世事變幻不常，凡是已經進行的事他都要單獨來完成它。一個那樣少有的人是沒有什麼說明的。

當她的的確確看見他完成的東西時，她的心畏縮了。偉大的蓋着綠色的，連綿的大山小山，在那無生氣的游離體中，在離開銀鑛工場的尖的淡紅色的乾泥墩中間。在工場的裸露下，城牆裏，一層的磚房子，裏面有花園，深走廊的兩旁長着熱帶的攀藤。當你從這掩蓋在花叢中的庭院抬頭看，你會看見那用廢棄的銀泥做成的巨大的淡紅色的圓堆建築物，和朝天樹立的精美的機器。再沒有別的。

自然囉，那兩扇大木門是常常開着的。因此她可以站在外面，投進廣闊的世界中。而且看見許多空虛的，被着樹木的小山一個跟着一個堆起，從無際沒入無際。秋天裏它們是綠色的。其餘的日子呢，淡紅色，十分乾

燥，而且奪人心意。

她的丈夫會用他那打壞了的福特車把她帶到那座死了的，死過三次的，在羣山中被人遺忘了的西班牙城市去。巨大的，各式各樣的廢教堂，死寂的門，無生氣的有頂蓋的市場，那裏，她第一次去到，她看見一隻死了的狗躺在肉攤和蔬菜行列的中間，似乎永遠僵直，沒有人煩勞一下將它扔開。死象中的死象。

每個人都無結果地談論着銀，而且顯示着小塊的鑛苗。可是銀業停頓了。大戰來了又去了，銀是一條死的銷路。她丈夫的銀鑛都倒閉了。她和他還住在工場下面的磚屋裏，在那些她從不覺得非常絢爛的百花中。

她有兩個孩子，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她最大的一個，那男孩，在她從附屬的迷夢中驚醒前已快十歲了。她現在三十三歲，一個有一雙大藍眼

的，迷人的婦人，開始變得強健，勇敢。她的那個瘦小，強健，堅韌，孤僻，棕色眼睛的丈夫已經五十三歲，一個像電線一樣堅韌，電線一樣固執的男子，依然充滿了活力，可是銀業市場的衰落，和他的妻子的奇怪的規避把他弄得糊塗起來了。

他是一個道義的男子，一個良好的丈夫。就某一點，他溺愛她。他從不制勝過對於她迷惑的歎賞。但本質地，他仍然是一個學者，在十歲時，他，一個小學者，曾經被人羣拋棄過。結婚的時候，他已經超過了四十歲，有足夠的錢來結婚了。可是他的資本完全是一個學者的。是他自己的工場的經理，而結婚是他的工作中最後的和最緊密的一部分。

他絕頂驚嘆他的妻子，他驚嘆她的身體，她一切的部分。而且她對於他常常是從伯克利來的他第一次認識的那個確實迷惑人的加利福尼亞的少

女，像任何一切的阿刺伯會長，他把她守護在威華華的許多大山中。他愛惜她好像愛惜他的銀鑲一樣：那是在說明一個命運。

三十三歲時她的確仍舊是伯克利的少女，除了體格外，一切都一樣。她的意識的發展已經由于她的結婚而奇怪地停頓，完全地停頓。她的丈夫對於她從來不是存在體，無論在精神上抑或物質上。雖然他對她的最近那種熱情，他從不對她具體地表示過什麼。他只在精神上支配她，壓倒她，將她保持在一種難以克服的奴隸狀態裏。

歲月就是這樣的過去，在那所光輝的庭院周圍繞着繩子的，上面是銀礦工場的磚房裏。她的丈夫從不停止過工作。當銀業停止時，他跑到相距二十里遠的一個農場，畜養很多生得潔白的豬，很好的家畜。而同時他又討厭豬。他是一個理想家的苛求的棄兒，實在厭惡生活上的物質的一面。

他喜歡工作，工作，工作，和製造物品。他的婚姻，他的孩子們，也是他在製造的東西，是他的事業的一部分，可是這時附帶着感情的收入。

漸漸地，她的神經錯亂了；她得出外走走。她得出外走走。因此他帶她到愛爾·帕叟住了三個月。至少那是合衆國的地方。

但他對她繼續施用他的符咒。三個月完結：她回來了，照樣地，住在那所包圍在那些連綿的，青色或紅棕色的小山中的磚房里，空虛得只有未被人發現的地方才那樣的空虛。她教育她的孩子，她監督那些墨西哥的小孩，他們是她的僕人。有時她的丈夫帶來了客人，西班牙人或者墨西哥人，偶然也有白種人。

他很喜歡有白種人逗留在家裏。然而他們在那裏時他得不到一刻的安寧。似乎他的妻子是他的礦區中一些特別祕密的礦脈，那除了他絕沒有人

發現到的。她被那些年青的紳士們，礦場的工程師們所迷惑，他們常常是他的賓客。他呢，同樣地，也被一個純正的紳士所迷惑。可是他是一個有妻子的老經驗的礦工，假如有人望着他的妻子，他便感到好像他的礦產已被人搶劫，裏面的秘密都被人探了出來。

使她傾心的是那些年青的紳士中的一個。他們常常站在庭院前面的大木門外邊，看着外面的世界。那些連綿的，不動的小山是全綠的，那是九月，大雨過後。沒有任何東西的痕跡，除了那荒涼的礦脈，荒涼的工場，和一排半荒涼的礦工的住所。

「我很奇怪，」那年青年人說，「在那些空虛渺茫的小山後面有什麼。」
「是更多的小山，」里得曼說。「假使你走那條路，桑諾拉和海濱。這條路是荒棄的——你從那裏走——另外一條呢，許多小山和大山。」

「對了，但是什麼人住在那小山大山裏呢？的確有什麼奇怪的東西嗎？在大地上它像那麼的漂渺無極。像人在月亮裏一樣。」

「那裏有很多獵物，如果你願意去射擊。並且有許多印第安人，假如你以為他們是奇怪的。」

「野蠻人嗎？」

「十分野蠻。」

「可是他們和善嗎？」

「那是獨立的。他們之中有些非常野蠻，他們不讓任何人接近。他們看見一個傳道士便殺。一個傳道士不能到達那裏，沒有人能夠。」

「可是政府怎樣表示呢？」

「他們離開各地太遠，政府任從他們獨立。他們是狡猾的，如果他們

知道會有什麼麻煩時，他們便派一個代表團到威華華作形式上的降服。政府是高興這樣的。」

「他們是不是採用他們自己的野蠻的風俗習慣和宗教，而生活得很放蕩？」

「哦，對了。除了弓和箭他們不用別的。在城里，在佩雷扎，我見過他們，戴着有趣的周圍繞着花朵的帽子，一隻手里拿了一把弓，除了一件襯衣外，完全裸露着身體，甚至在寒冷的天氣里——用他們野蠻赤裸的大腿大踏着步周圍走着。」

「可是在他們祕密的村莊裏，你以為是不是奇怪的呢？」

「不，那有什麼奇怪呢？野蠻人就是野蠻人，所有的野蠻人的行動多少都有點兒相像，帶有幾分卑鄙，骯髒，不衛生，有一點點巧妙的詭計，

同時掙扎着去賺取足夠吃的。」

「但無疑地他們有很舊的，很舊的宗教和神祕——那一定是很奇怪的，一定是。」

「關於神祕我不知道——粗暴的和野蠻的行爲，有幾分猥褻。不，在那劣等的種族裏我看不出什麼驚人的地方。而且我驚異你會，當你住在倫敦或者巴黎或者紐約——」

「呀，每一個住在倫敦或者巴黎或者紐約的人。」年青人說，似乎這就是一個辯論。

他對於那些不認識的印第安人的特別模糊的熱心在那婦人的心中找到了一個清楚的回聲。她被一種愚昧的浪漫主義征服了，比一個少女所感受的還要虛幻。她覺得漫遊到那些沒有時間的，神祕的，稀奇的印第安人常

到的在許多大山中的祕密處所，是她的命中注定了的事情。

她保守住她的祕密。年青人辭別了，她的丈夫爲了業務上的事情要跟他一同到南邊的托里安去——：大約要離開幾天。可是在別離之前，她逗引她的丈夫談起關於那些印第安人的事：關於那些流浪的種族，像挪娃周人，他們仍然是自由地遨遊着；還有桑諾拉的雅塊斯人；還有威華華的許多不同的山谷中許多不同的種族。

他們推測有一族人，叫邱球依斯，正住居在南方一個高的山谷里，他們是全體印第安人中最神聖的一族。蒙梯朱瑪和老阿茲提或托通聶這幾個國王的後裔還住在裏面，那些老僧侶們仍舊保守住古代的宗教，而且供奉人的祭品——聽說這樣。一些科學家已經去到邱球國，回來時被饑餓和困苦弄得消瘦，精疲力竭，帶來了種種奇珍的粗鄙的，有價值的東西，但在

野蠻人的那個饑餓的，堅硬的鄉村裏看不出什麼特別的東西。

雖然里德曼隨便這樣說，顯然地，他由於想像那些古舊的奇怪的野人而感到一點普通的刺激。

「他們離開這裏多遠？」她問。

「噢——騎三天馬——經過球起梯和一個小湖，他們住的地方就在上面了。」

她的丈夫和年青人離別了。這婦人便決定了她瘋狂的計劃。近來，爲了中斷她單調的生活，她時時煩擾她的丈夫讓她跟他一同騎馬出去。她從來不被允許單獨出門的。這個村莊的確是不平安，沒有法律而且粗野。

可是她有她自己的馬，她夢想着恢復在加利福尼亞許多山野中的少女時代那樣的自由。

她的女兒，九歲，現在在離這裏五里遠的那個半荒涼的西班牙小鎮市中間的小小修道院裏。

「曼牛，」婦人對她的僕人說，「我要騎着馬到修道院去看瑪加莉達，同時帶點東西給她。也許今晚我住在修道院裏。你照顧照顧弗利第而且好好打理一切直到我回來。」

「要我騎着主人的馬，或者朱安，陪你一同去嗎？」僕人問。

「你們兩個都不要。我要自己去。」

年青的僕人抗議地直盯着她。這個婦人要單獨騎馬出去，絕對不可能的！

「我要自己去，」那自大的，態度安靜的，美貌的婦人重複說，用着特別氣勢凌人的語氣。

「你爲什麼要單獨一個人去，母親？」她的兒子問，當她裝着食物包的時候。

「我永遠得不到單獨的自由嗎？我生命中的一刻也不能嗎？」她叫着，用着有力的，突然爆發的聲音。使那孩子，像僕人一樣地，退縮不作聲了。

她出發了，一點也不後悔，跨在他那匹強壯的栗色馬背上，穿着一套粗劣的亞麻布的騎裝，亞麻布的褲上面蓋着一條女騎褲，雪白的外衣上面繫一條猩紅色的領帶，頭上帶着一頂黑氈帽子。在她的鞍囊裏裝着許多食物，一個裝着水的行軍水筒，還有一張大的，土產的毛毯繫在馬鞍的後面。她從家裏出發，細竊着遠處。曼牛和那小男孩立在門口看着她走。她竟不同過頭來跟他們揮手道別。

但當她騎行得大約一里路時，她離開了大道而向右邊一條荒野的小路走，那小路伸入另外一個山谷中，走過嶮峻的地方，經過大樹，經過另一個荒漠的曠地。那時是九月，小川里的水自由地流動，它曾供養過那片現在已經廢棄的曠地。她下馬飲水，同時也讓馬飲水。

在遠處的斜坡上，她看見好幾個土人在穿過樹林走。他們已經看見她，而且正在緊緊監視她。她輪流地提防。這三個人，兩個婦人和一個青年，在繞着彎子行走，以便不會太接近她。她不注意這個。騎上馬，她在寂靜的山谷上向前疾馳，遠離了銀礦工場，遠離了任何鑛口的痕跡。前面仍然有一段不平的荒野小路，那是用許多岩石和鬆散的石子一直鋪到山谷里的。這條小路，她會跟她的丈夫騎馬走過，出了這條路，她知道她得向南走。

奇怪，她並不害怕，雖然那是一個令人驚嚇的鄉村，那沉寂的，死一樣的大山坡，時不時，遠遠的，樹林中間，有一些令人懷疑的，一面閃躲的土人，遠處，在一些臭屍體抑或一些農場房子抑或一堆草房的上面，許多愛吃臭肉的大鳥在不時地翱翔着，像巨大的蒼蠅。

當她向上攀登時，許多樹木都凋萎了，小路穿過一堆多刺的樹叢，那上面蔓延着一些青色的攀藤的雜草和臨時長出的淡紅色的蔓草。那些花就這樣凋謝了。她漸漸走近了松林。

在到達另一個沉寂的，空虛的，披着綠色的山谷前，她爬過了山頂。那時已經過了中午。她的馬轉到一條小河去飲水，於是她也下馬來吃午餐。她靜靜地坐着，望着那不動的沒有生氣的山谷，望着那峻峭的小山，它們向南逐漸增高，逐漸高過岩石和松樹。在白晝的炎熱中，她在那里休息。

了兩個鐘頭，同時馬在她的旁邊嚼食。

奇怪的是她既不害怕也不感到寂寞。真的，這種寂寞像是一杯冷水給了一個非常口渴的人。而且，一種莫明其妙的得意在她的內心支持了她。

她繼續往前走，晚上露宿在小河旁邊的一個山谷里，在深深的叢林中。她在路上見到了牛而橫過許多小路。在不遠的前面一定有一個牧場。她聽見一個山獅的像哀哭一樣的奇怪的呼號，和狗羣的回應。可是她在一處祕密的凹下的地方坐在她的小營火旁邊一點也不懼怕。她常常以自己內心的奇怪的 泡影似的喜悅來自慰。

快黎明時天氣非常寒冷。她裹在氈子裏躺着抬頭望着天上的星星，聽着她的馬在戰慄，而自己的感覺却像一個已經死了的婦人。她不相信她沒有聽見，在夜裏，她身體中心的一陣巨大的爆裂聲，那是她自己的死亡的

爆裂聲。要不然，那是地球中央的爆裂聲，那表明了一些重大的神祕的
事件。

跟着第一道光出現，她起來了，她冷得麻木，於是生起一堆火。她匆匆地吃着，喂給她的馬幾片油渣餅，然後繼續出發。她迴避一切交叉路，因此她沒有遇到一個人，顯然的，她在輪流地迴避。最後她看見了球起梯的村落，還有許多黑色的房屋，淡紅色的屋頂，小小的，陰沉的，憂鬱的一叢，在另一個被棄絕了很久的礦山的下面。遠處，一個悠長的巨大的山邊，日光和綠色漸漸向上升到那較黑的，參差不齊的松樹上。松林外，裸露的岩石一直伸展到天空，岩石已被雪的白紋砍碎和加上斑點。高高的上面，新雪已經開始降落。

現在，因為她已漸漸接近她的目的地，她開始漠然地沮喪地走。她經

過了那個在許多正在變黃的白楊樹中間的小湖，那些白楊的白樹幹圓滑而且優雅，像婦人的白手臂。好一個可愛的地方呵！在加利福尼亞，她會頷揚過的。而在這裏，她看到了，但她並不注意這個。她很疲倦，而且已露天過了兩夜，現在她害怕那正向她走來的黑夜。她不知道她將去到那裏，抑或她爲什麼去。她的馬沮喪地，慢慢向前走，跟着一條石子小路，向着那廣闊的令人討厭的大山坡。假使她有自己的願望，她會轉回頭，到那小村，去讓人保護，送她回丈夫的家。

但她沒有自己的願望。她的馬踏過了一條小溪，然後轉上一個山谷，在廣漠的白楊樹下。她必定是已接近海平面的上面九千英尺了，而且她的頭因爲這個高度和疲勞而感到疼痛。在白楊樹的外面，她可以看見，每一面，峻峭的山坡把她包圍着，尖頂的重疊着的白楊，還有，更高的，一面

生長着的，尖頂的虎尾樅和松樹。她的馬機械地走着。在這緊窄的山谷裏，在這細小的小路上，沒有地方可走，祇有向前，攀援。

她的馬驀然跳了起來，三個裹着黑色毛毯的人立到了她面前的小路上。

『日安！』送來了一聲問候，用着十足的，遏制了的印第安人的聲調。

『日安！』她回答，用她那穩確的，美國女人的聲調。

『妳到那里去？』用西班牙語送來的鎮靜的問話。

這些穿着黑色薩雷（註一）的人更走近些，都抬起頭望着她。

『到前邊，』她冷冷地回答，用她那生硬的撒克遜西班牙語。

她曉得這些正是本地人：深色的面孔，體格強有力的男子，穿着黑色的薩雷和戴着草帽。他們也許跟那些替她的丈夫做工的人是一樣的，除了奇異的，那些垂在他們的肩上的長長的黑髮。她注意他們那些長長的黑

髮，帶着一種厭惡。這些一定是她要來看的野蠻的印第安人。

「你從那裏來的？」剛才那人問。是那個老說話的人。他是年青的，用一雙活潑的，黑色的，亮炯炯的大眼在旁邊閃射着她。在他深色的面孔上有兩撮柔軟的黑鬚，一捲稀疏的鬚鬚，額上還有疏落的頭髮。他的黑長髮，充滿着生氣，自然地垂在他的肩上。因為他的皮膚是黝黑的，他的樣子好像最近沒有洗過面。

他的兩個同伴也是一樣，不過他們較老些，有力而且沉靜。一個有一綫稀疏的黑鬚，但沒有鬚鬚。另一個有着光滑的兩頰，那疏落的黑髮和鬚鬚在他的額上加着一綫記號，印第安人的特色。

「我從很遠的地方來，」她答，帶着半滑稽的躲避。
這個被沉默地接受了。

「但是，你住在那裏？」那年青的人問，帶着同樣鎮靜的固執。

「在北方，」她活潑地回答。

又是一刻的沉默。那年青人輕聲地，用印第安語，跟他的兩個同伴交談。

「上這條路，你要到那裏去？」他突然問，帶着挑戰和威嚴，向小路上指了一指。

「到邱球印第安人那裏，」婦人簡單地回答。

年青人望着她。他的眼睛敏銳和烏黑，而且野蠻。在充足的夕照中，他看見她那稍大的，平靜的，顏色壯健的臉上浮着的無恥的，懦怯的微笑；在她那雙藍色大眼下面的疲倦的淺藍色的皺紋；而且在她的眼裏，當她向下望他時，一種半稚氣的，半傲慢的自恃埋伏在她自己女性的威力中。

可是她的眼也有一種奇異的，恍惚的神色。

「usted es Senora (註二)？妳是一個婦人？」印第安人問她。

「對了，我是一個婦人，」她喜悅地答道。

「還有一個家庭？」

「有一個丈夫和兩個小孩，男孩和女孩。」她說。

印第安人轉向他的同伴而且翻譯給他們，用低低的，潺潺的聲調，像隱藏了的江在流着。顯然地，他們在猶豫不決。

「你的丈夫在那裏？」年青人問。

「誰曉得？」她活潑地回答。「他爲着事業已經去了一個星期。」

那雙黑眼睛狡猾地盯着她。她呢，爲了她極度的疲勞，無力地微笑，得意着她自己的冒險和她自己的無恥，瘋狂的符咒已附上她的身體了。

『你去幹什麼呢？』印第安人問她。

『我要去拜訪那些邱球印第安人——去看他們的房子和認識他們所崇拜的東西。』她答。

年青人扭過頭很快的翻譯，跟着，是一陣幾乎可以說是驚愕的沉默。那兩個嚴肅的較老的男子用着驚奇的神情，在他們裝飾的帽子下面閃射着她。他們用極低的聲音，對那年青人說了一些什麼。

年青人仍然猶豫着。一會之夜他轉過來向着婦人。

『好得很！』他說。『我們一同去。可是非到明天我們不能到達的。今晚我們得紮一個帳篷。』

『很好！』她說。『我能紮一個帳篷。』

再沒有什麼煩擾了，他們很急速地走上那條鋪石的小路。那年青的印

策安人跟她的馬并行着，其他兩個跟在後面。他們中的一個帶了一根粗厚的木棍，時不時打得馬的腰部發響，催促它前進。這使得馬跳了起來，然後將她拋回鞍上，這使她很疲倦，這種行為使她生起氣來。

「不要這樣做！」她叫，轉過身去發怒地望着那個人。她遇到他的黑色的，大的，亮燦燦的眼睛。而她的靈魂第一次真正畏縮了。這個人的眼對她並不是人性的，他們並不把她看作一個白種的女人。他用一種凶惡的，聰明的野蠻的神色看着她，到底看不出她有什麼女人的質素。似乎她是一些奇異的，不可解說的東西，對他是不理解的，祇是有害的。她驚愕地坐在馬鞍上，又一次感覺到似乎自己已經死亡。他又打她的馬，把她從馬鞍上劇烈地急急地拋起來。

一切被損害的白種婦人的容易激起的憤怒都在她的內心激起了。她停

了馬，一雙發亮的眼睛轉向那個在她的韁邊的人。

「告訴那個人不要再碰我的馬！」她叫着。

她碰到了那年青人的視線，在它們那發亮的烏黑的難以解說的神情中，她看見一道美妙的嘲弄的火花，像在一條蛇的眼裏似的。他低聲用印第安語對他後面的同伴說話。那帶棍子的人毫不在意地聽着。然後，他又對馬作了一聲怪異的低叫，又在後面打了它一下，於是，馬便跳躍着癱瘓地向着上面的石子小路前進，驅散着路上的石子，顛簸着那疲乏的婦人。

憤怒瘋狂般掠過她的眼睛，她的腮部變白了。兇猛地，她控制着她的馬。可是在她能夠轉身之前，那年青的印第安人已經在馬的咽喉下執住了韁，急拉着它們前進，而且引着那匹馬急速地在前頭疾馳着。

那婦人已經沒有氣力了。跟着她極度的憤怒而來了一陣微弱的欣喜的

戰慄。她知道她死了。

太陽在慢慢沉落，一道巨大的黃色的光輝洋溢了白楊樹的末梢，在松樹的幹上閃耀，松針帶着深色的光澤豎立着突了出來，岩石由於怪異的魔術而發赤。穿過這些光輝，在她的馬頭前的那個印第安人不倦地奔馳，他的黑毯在擺動，他的裸露的雙腿在有力的日光中變着一種奇怪的變態的紅色，他那頂用許多花朵和羽毛來裝飾得半滑稽的草帽在他的黑色長髮的河流上奢侈地發着光。時不時，他會對那馬發出一聲低低的呼喚，於是，在後面的印第安人使用木棍來給那畜性重重的一擊。

奇異的光輝在大山中消退了，大地開始黑暗起來，從天上吹下一股冷氣。在天邊，半個月亮在西方對着那輪紅光掙扎着。巨大的黑影從峭峻的多石的山坡投了下來。河奔流着。那婦人祇意識到她自己的疲勞，那說不

盡的疲勞，和從山岡上吹來的冷風。她不曉得月光怎樣代替了日光。這些大自然的變化是當她負着疲勞無意識地行走時發生的。

他們在月光下行走了幾小時。於是，他們突然停止了。那幾個男子低聲地交談了一陣。

「我們在這裡露營吧，」年青人說。

她等候他扶她下馬。但他只握住馬鬣站立着。她疲勞得幾乎從馬鞍上掉下來。

他們選了岩石下面一片仍然發出少少太陽的溫暖的地方。一個人去砍松枝，另外一個在岩石對面豎起松枝的小帳幕來做遮蔽，還放一些有香液的松枝做床。第三個生了一小堆火，以便煮熱玉蜀黍餅。他們靜靜地工作。

婦人飲水。她不想吃——祇想躺下來。

「我睡那裏？」她問。

年青人指指一個帳篷。她爬進去懶懶地躺下。她不顧慮她會發生什麼事情，她太疲倦了，所以不顧一切。透過虎尾縱的小枝，她可以看見那三個人圍着火堆蹲着，咀嚼着他們用那些黝黑的手指從灰中選出來的玉蜀黍餅，而且飲着葫蘆裏的水。他們用低微的噁噁的聲調談話，時時間隔着長久的沉默。她的馬鞍和鞍袋放在離火不遠的地方，沒有誰打開，也沒有誰去觸動。這幾個人對於她和她的物件都不感興趣。他們戴着帽子蹲在那里，吃着，習慣地吃着，像野獸，帶着流蘇的黑色薩雷落到前面後面的地上，那些有力的黝黑的腿裸露着，像野獸的腿似的蹲在那里，露出那骯髒的白襯衣底下僅有的腰衣。他們不再表示什麼對她感興趣的痕跡，似乎她已成爲一塊鹿肉，他們打獵得來掛在帳篷里面正要把它帶回家似的。

過了一會，他們小心地熄滅了火，然後走進他們自己的帳篷。穿過樹枝的帳幕提防着，她發了一陣恐怖和憂慮的戰慄，她看見那些黑影在月光中靜靜地爬過和經過。他們現在會襲擊她嗎？

但是沒有！他們似乎忘記了她。她的馬跛了，她可以聽見它在疲憊地跳着一隻腳。一切都是寂靜的，寒冷的，死一樣的，大山似的寂靜。她醒了一會，又醒，醒了又睡，在一種寒冷和疲乏的半意識的麻木中。一個悠長的，悠長的晚上，嚴寒的和永久的夜晚，她醒悟到她已經死了。

註一：Sarape,印第安人所穿的一種大氅。

註二：西班牙語，意思是「妳是一個婦人嗎？」

2.

然而，當有一聲響動，一下打火石和鋼鐵的玎璫聲，和一個人影如狗蹲伏在骨頭上似地，在一堆血紅的火花旁邊蹲伏着時，她知道早晨來了，這個夜晚在她看來是過得太快了。

當火在燒着時，她從她的帳幕走出來，祇留下一個欲望：咖啡。那三個人正煮熱着更多的玉蜀黍餅。

「我們能夠製一些咖啡嗎？」她問。

年青人望着她，同時她想像着他的眼睛裏那同樣嘲弄的模糊的火花，他搖頭。

「我們不喝它，」他說，「沒有時間。」

那兩個較老的彎腰蹲着的男子，在可怕的漸漸蒼白的曙光中抬頭望她，他們的眼裏即使嘲弄也沒有。祇有那熱切，然而不顯著的，野蠻的，使她懼怕的閃耀。他們是不能接近的。到底他們不能把她看作一個婦人。似乎她不是一個婦人。似乎是，也許，她的潔白已經奪走了她的婦人身分，祇留給她一個巨大的白色的雌螞蟻，那就是他們所能認識她的。

在太陽上升以前，她又坐在馬鞍上了，他們都困難地爬着，在寒冷的天氣中。太陽出來啦，沒有多久，在沒有遮蔽的地方，受到這種照射，她感到非常熱。她覺得他們似乎向着地球的頂點爬。天邊外是雪的碎片。

在早晨的行程中，他們到達了一個地方，在那裏，馬再也不能走了。他們在前面一大片熾熱的，像一些大地的野獸的光滑胸膛的岩石的斜面上休息了一會，橫過這塊岩石，他們得沿着一些搖動着的罅隙走。這幾個鐘頭她似乎都在痛苦中走着，她的手，她的膝蓋都在痛苦中，從裂縫到裂縫，沿着這個清潔的石山的斜面。一個印第安人在前，一個印第安人在後面，挺直着身子慢慢地走，腳上穿着皮條編織的鞋子。祇有她穿着她的騎靴，不敢站直。

然而，她一直都奇怪的是爲什麼她堅持住沿着這許多整英哩長的石塊爬行着。爲什麼她不把自己投下去，結束了一生！地球在她的下面了。

最後，當他們走到一處石頭的斜坡時，她回頭看，看見第三個印第安人，正揹着她的馬鞍和鞍袋走來，這些東西用一根繩子橫挂在他的額上。

他的帽子拿在手裏，當他用那緩慢的，柔軟的，沉重的印度人的步伐慢慢地踏着時，像在那大山的屏障中沿着一條賽跑的出發線前進。

石坡向下傾斜。那幾個印第安人似乎變得興奮起來。有一個由慢跑而向前急跑，繞着岩石的轉彎漸漸消失了。道路迴旋而且向下彎曲，直到後來在中農太陽的強光中，他們才看見在他們下面的一個山谷，在岩石的牆壁中間，好像起於大山裏一條寬大的隙縫中。一個青綠色的山谷，還有一條河，許多樹，和一羣一羣低矮的，平坦的，閃耀的房屋。那些東西非常小，在三千英尺的下面。那在小溪上面的平橋，和那有房屋圍繞着它的街區，在街區對面盡頭的，堆起的偉大建築物，高大的白楊樹，牧場和枯黃的玉蜀黍的廣場，遠處的褐色的綿羊和山羊的方地，在斜坡上，溪邊的圍着欄杆的園地。那些東西非常的小，從大山上面看下去，那情景令人迷蕩

像什麼有魔力的地方。奇特的是那些低矮的房屋都閃耀着白光，石灰水，看起來像是鹽的或者銀的結晶。這使她驚嚇。

他們從 *Parranca* 的頂點開始這逆長的迴旋的斜坡，跟着那向下的奔流的溪走。最初完全是岩石：後來是松樹，不久，是銀枝幹的白楊。秋天的花，大的像延命菊似的淡紅色的花，白的，和許多黃的花，都很豐盛。可是她得坐下休息，她太疲倦了。她模糊地看見那些燦爛的花，像蒼白的影子在顛慄，好像一個死人必定見到的東西。

很久之後，青草和傾斜的牧場在混雜的白楊和松樹中間出現。一個牧羊人，在陽光中不戴帽子不穿棉的腰衣，在把他的褐色綿羊趕開。他們在一個小樹林中坐下等候，她和那年青的印第安人。那個揹着馬鞍的仍舊往前走。他們聽到有人在走來的聲音。那是三個男子，穿着紅的，橙黃色的，

黃色的，和黑色的薩雷。插着輝亮的羽毛的頭飾。年紀最大的那個有一頭用毛皮結辮的白髮，他的紅色的和橘黃色的薩雷蓋着許多奇異的黑色的斑點，像豹子的皮。其餘的兩個頭髮並沒有白，他們也比較老了。他們的毛毯都鑲着邊，而他們的頭飾却沒有這樣精緻。

那年青的印第安人對那幾個較老的說了幾句溫和的話。他們不作聲地聽着，不望他也不望那婦人，他們的臉避開他們的眼光。轉向地面，祇是聽着。最後，他們抬起頭望着那婦人。

那年老的首領，或者是術士，無論他是什麼吧，他有一副縐紋深深的，深青銅色的面孔，嘴的周圍有一些稀疏的白毛。兩根長的灰白的辮子，用毛皮和各種顏色的羽毛辮着，挂在肩膀上。此外呢，只有他那雙化膿的眼睛。他們是黑色的，而且有着非常敏銳的氣力，在他們的魔鬼一樣的，

胆大的威嚴中沒有一些些憂懼的悔懼。他用一道敏銳的，長久的目光望着那個白種的女人，使她莫明其妙地搜尋着。她召喚了所有的勇氣來碰他的眼光，而且支持她的防禦。但那沒有什麼好處。他並不像一個人望別人一樣望着她。他甚至一直沒有察覺她的抗拒或者她的挑戰，只是莫明其妙地望着她。

她知道從這個老傢伙那裏期望任何人的消息是沒有希望的。

他轉過去對年青的印第安人說了幾句話。

「他問你來這裏尋覓什麼？」年青人用西班牙語說着。

「我？什麼都沒有！我只是來看這裏是什麼樣子。」

這些話又被翻譯了，於是，老人又把眼光轉向了她。然後，他又用低低的喃喃的聲音對年青的印等安人說話。

「他說，她爲什麼離開她那白種男人的家庭？是不是她要把白種人的上帝帶到邱球來？」

「不，」她答，有勇無謀地。「我自己離開了白種人的上帝。我來找尋邱球的上帝。」

當這些話被翻譯出來時。跟着是深奧的沉默，於是，老人又用一種微小的幾乎是厭煩的聲調說。

「這個白種女人尋覓邱球的偶像是不是因爲她厭倦了她自己的上帝？」
「拋來這個問話。」

「對了，她就是這個原故。她已厭倦了白種人的上帝，」她答，以爲這些就是他們要她說的。她願意供奉邱球的神靈。

她意識到這些話被翻譯出來時，在緊張的沉默中，一種勝利的異乎尋

常的戰慄，一陣喜悅貫穿了這些印第安人。於是他們都用敏銳的邪惡的眼睛看着她，在那些眼睛裏，一種頑固的貪欲的目的不可思議地閃耀着。她更困惑了，好像在這些注視中並沒有什麼肉慾的涉及性方面的事情。在她的遠處有一道可怕的在閃射着的貞潔。她害怕了，她好像已被恐怖所麻痺，在她的身體內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喪失了，只留給她一陣冰冷的謹慎的驚愕。

那較老的談了一陣話，於是兩個走了，留下她和那年青人和那最老的首領。現在這老人帶着一種憂慮看着她。

「他說你是不是疲倦了？」年青的人問。

「非常疲倦，」她說。

「這些人要用一輛馬車來送你，」年青的印第安人說。

等到抬來時，所謂的馬車原來是一頂轎子，裏面有一張有深色羊毛腰

帶的吊床，吊在那條担在兩個長髮印第安人的肩膀上的竿子上。羊毛的吊床舖在地上，她坐了上去，於是那兩個人將竿子舉上了肩膀。吊床搖動着，有幾分好像是坐在袋子裏，她被抬出了小樹林，跟着那個老的首領走，他的豹斑的毛毯在陽光中奇怪地飄動。

他們在山谷的一端出現，恰恰在前面的是玉蜀黍田，田裏有成熟的玉蜀黍穗。在這些高高的地方裏，那些玉蜀黍並不是十分高的。茂盛的小路穿過它們的中間，她所能見到的一切只是那老首領的挺直的形狀，穿着發光的和黑色的薩雷，安靜，深沉而且敏捷地行着，他的頭向着前面，不望右邊也不望左邊。她的轎夫跟在後面，有韻律的踏着步子，前面那個人的藍黑色的長髮在裸露的肩膀下面像一條小河似的發着光。

他們經過玉蜀黍田，走到一處用泥土和土磚砌成的大牆或者土壘。那

兩扇木門是開着的。經過那裏，他們便到了一個許多小花園交雜的地方，充滿了花朵和草木菓樹，每一個小花園由一條流動的小溪所灌溉。在每一叢樹和花的中間是一幢小巧的，發光的白色的房屋，沒有窗，關着門。這個地方是許多小路和小川，街區中間的小橋和開着花的花園的交雜點。

跟着那條最寬的小路——一條柔軟的狹小的，夾在葉子和青草中間的路，一條許多世紀來被人們的腳踏得平滑的小路，沒有馬蹄也沒有任何輪子來破壞它的容貌——他們走到那條疾速的輝耀的流着的小河，而且跨過一道木橋。一切都是寂寞的——任何一處都沒有。大路在壯麗宏大的白楊樹下伸展。它們突然在中心市場或鄉村街區的外面出現。

這是一片長方形的地方，有許多低矮的有平坦的屋頂的白色的房屋，兩個更大的建築物，有許多好像小的方屋堆起在那較大的長的房屋的頂上

，站在長方形的每一邊，彼此有些輕蔑地對着面。每一間小房屋都是眩耀的白色，省去了那在平滑的屋簷下面突出的大圓柱，省去了平坦的頂蓋。繞着每一座較大的建築物，在街道的外面，是一道畜牧場的籬笆，裏面是有花有樹的花園，還有各種各樣的小屋。

這裏看不見一個人影。他們靜靜地經過這些房屋而走進街道中心。這裏非常的樸素和荒涼，泥土的地面被無窮世代的經過的脚步弄得平滑了，從一個門口到另一個門口。所有這些沒有窗子的房屋的門口都朝着空虛的街道，但所有的門都關閉着。薪柴放在靠近門檻的地方，一個泥灶仍在冒着煙，可是沒有活人的痕跡。

老人通過這條街道一直向盡頭那大房子走，那上面的兩層樓，好像是玩具的磚屋似的，一層比一層小的立着。外面，一座石梯子，一直伸到第

一層樓的屋頂。

兩個轎夫在石梯的腳下停了下來，傭婦人放低到地。

「妳上去吧，」說西班牙語的年青印第安人說。

她登上那座石梯，上到第一間房子的泥屋頂，那屋子構成一個月台繞着第二層樓的牆壁。她環繞着月台走到大房屋的後面。他們又在那裏向下走，走進後面的花園。

走了這麼遠他們沒有看見一個人。可是現在兩個男子出現了。不戴帽，有長的結辮的頭髮，穿着一件皺縮成腰衣的白襯衫。這兩個人跟這三個新來者一同走，經過那開着許多紅花和黃花的花園，而走到一間長形的低矮的白色房屋。那屋子，他們不用敲門便走了進去。

裏面是黑暗的。有一陣低低的喃喃的男子的聲音。幾個男子都在這裏

，他們的白色襯衣在黑暗中顯露着，他們的面孔却不能看見。他們正坐在一根巨大平坦的古老的木頭上，那根木頭是靠着遠處的牆邊放下的。除了這根木頭，房裏似乎空着。可是不，在黑暗中的另一端有一張床，一張床，而且有一個人正躺在那裏，蓋着皮裘。

伴着婦人走的那個穿斑點薩雷的老印第安人，現在脫去他的帽子，毛毯和草鞋。把它們放在旁邊，走到床前，低聲說話。有幾分鐘之久沒有什麼回答。於是，一個在他那黑暗而看不清楚的面部繞挂着雪白毛髮的老人，像一個幻影似地爬起，倚在一隻肘子上，在緊張的沉默中漠然地望着這個同伴。

那白髮的印第安人又說一遍，於是，年青的印第安人携着婦人的手，引她走上前去。穿着她的亞麻布製的騎服，黑色的靴子和帽子，和戴着她

的紅領帶的動人的鑽石，她站在那個很老的老人那張鋪了毛皮的床邊，老人欠身坐起，倚在一隻肘上，像幻影一樣地模糊，他的白髮散亂地飄蕩，他的臉幾乎是黑色的，然而帶着一種遼遠的，不屬於自然的專注向前傾斜着望她。

他的臉部是那樣的老，像陰暗的沙漏，還有那稀少曲蟻的，從他的嘴唇和額部突然長出的鬚鬚是不可思議的。冗長的白髮不打辮結而且散亂地垂在他那沒有光彩的面部的兩邊。在白眉毛的淡淡的粉末下面，那老首領的黑眼珠望着她，好像從很遠的，很遠的死人那裏，看着一些從未見過的東西。

最後他說了幾句深沉的重濁的話，似乎是對着黑暗的空氣說的：

「他說你是不是把你的心帶來給邱球的神呢？」年青的印第安人翻譯

道。

「告訴他長的，」不自主地，她說。

有一陣停息。老印第安人又似乎對空氣說話。在場的一個人走出去了。又來了一陣似乎是無窮盡的沉默，在這模糊的房間裏，只有穿過那扇開着的門射進來的光線。

婦人望望四周。四個白髮的老人坐在那根放在門口對面的牆邊的木頭上。另外兩個人，有力而且冷淡，站近門邊。他們都有長的頭髮，穿着白色的皺縮成腰衣的襯衫。他們有力的腿赤裸而且黝黑。那是一陣像是無盡止的沉靜。

後來那個人轉回來了，手裏帶着白色和黑色的衣服。年青的印第安人接過來，拿到婦人的面前，說：

「妳得脫去妳的衣服，穿上這些。」

「假如你們都走出去，」她說。

「沒有一個人會傷害你，」他很快地說。

「你們都在這裏不好」他說。

他望望門邊的兩個人。他們急忙走上前來，當她站着時，突然握緊她的臂膀，並沒有傷害她，只是用很大的力握住。於是兩個老人走來，用利刀以一種奇妙的手法將她的騎靴割裂，把它們拋開，而且割裂她的衣服，因此，那些衣服便離開了她的身體。片刻之間，她全身雪白而且赤裸裸地站在那裏。在床上的老人說了話，他們便將她轉過去給他看。他又說了一些話，年青的印第安人即刻敏捷地從她美麗的頭髮上除了那些別針和梳子，因而她的頭髮一團團紛亂的垂到肩上。

於是老人又說話了。年青的印第安人引她到床邊，那白髮的，面色黝黑而無光彩的老人用嘴砥溼了他的指尖，非常慎重地摸她的胸部和身體，然後摸她的背。每一次當那指尖劃過她的皮膚時，她羞怯地畏縮，似乎死亡已在觸動着她。

同時她驚異，幾乎悲哀地驚異，爲什麼她不感到自己裸露的可恥。她只感到悲哀和茫然，因爲沒有人覺得羞恥。那些較老的人都在沉默和緊張，帶着另外一些嚴重的，朦朧的，不能理解的情緒，這中止了她所有的騷亂，同時年青的印第安人的臉上有一種奇怪的狂喜的面色。而她呢，她只是完全的驚愕和失神，似乎她的身體已經不是她自己的了。

他們交給她這些新衣服：一件長的白色棉紗襯衣，長到她的膝蓋；然後是一件厚的藍色羊毛織成的外衣，綉着深紅色和綠色的花朵。那外衣祇

是從一邊肩膀上扣鈕，佩上一條用深紅色和黑色羊毛編織的腰帶。

當她照樣穿上時，他們把她帶了出去，赤着腳，到那圍了欄柵的花園裏的一間小屋子去。年青的印第安人告訴她現在她可以得到她所需要的東西。她向他要水洗澡。他用一隻壺把水提來，還有一隻長形的木盆。然後他將她的房門關緊，留下她作爲囚犯。她可以穿過門門望出去，看見花園裏的許多紅花，和一隻嚶嚶叫着的鳥。這之後，她從大房子的屋頂聽到一隻鼓的長遠的，沉重的聲音，在它的呼喚中，她覺得非常怪異可怖，而且有一個提高的聲音用怪異的語言從屋頂上叫着，帶着一種遼遠的沒有感情的音調，傳遞一些演說或消息。而她聽起來似乎這些聲音是由死亡那裏傳來的。

但是她非常疲倦了。她臥在一張獸皮的床上，拉一張黑羊毛的毯子蓋

在自己的身上，她便睡了，拋棄了一切。

她醒來時是很遲的下午，年青的印第安人正帶了一隻裝滿了食物的淺籃走進來，玉蜀黍餅和一些放了肉片的玉蜀黍粥，類似的羊肉，一杯蜜製的飲料，和一些新鮮的梅子。他還帶給她一隻紅花黃花圍成的長形的花環，旁邊還有青色蓓蕾的木節。他從一隻壺倒了一些水來洒潑那花環，然後微笑着將它呈獻給她。他好像很溫雅而且有思想；在他的臉上，他的奧祕的眼睛裏有一種得意的和狂喜的樣子，這使她受到一些驚嚇。那道閃光已經從他的有彎曲的黑睫毛的黑色眼睛消失了，他用了一種奇異的狂喜的柔和的熱情來看她，那種熱情完全不是人性的，而且是可怕的沒有人格的，這使她不安。

「你要什麼東西嗎？」他說，用他的低微的，緩慢的，和諧的聲調；

這聲調常常好像是被抑制住的，似乎他正在跟旁邊的另外一個人說話，或者似乎他不需要她聽到這個聲音。

「我就像一個囚犯似的被看守在這裏嗎？」她問，

「不，明天你可以走進那花園，」他柔和地說。常常用這種奇怪的關心。

「你喜不喜歡那飲料？」他說，遞給她一隻小陶杯。「那是很清涼的。」

她好奇地啜那飲料。那是用香草製成，而且用蜜來調成甜味的，還有一種奇妙的，綿綿的香氣。年青人愉快地看着她。

「這有一種特別的味道，」她說。

「這是很清涼的，」他答，他的黑眼睛在她身上停留着，時常帶着那

種使人愉快的狂喜的面色。於是他走開了。她不久便開始患起病來，她劇烈的嘔吐，似乎她已不能控制自己了。

後來，她感到一種緩和的倦怠偷襲了她，她的四肢感到堅挺和鬆弛，而且充滿了倦意，因此她躺在床上傾聽着鄉村裏的聲音，看着變黃的天空，嗅着那些焚燒西洋杉木或松木的氣味。她很清楚地聽見小狗們的吠聲，遠處的混亂聲，潺潺聲，很敏銳地覺察出那些炊烟，花朵和夕降的氣味，那樣生動地看見一顆燦爛的無限遙遠的星子在落日的上面騷動，她因此感到似乎她所有的意識都發散到空中去了，因此她能夠辨別黃昏的花朵開放的聲音 和 大堂的真實透明的聲音，當大氣中帶狀的東西一陣一陣掠過時，好像濕氣在周圍的空氣中上升和下降着，像在宇宙中的篩子。

她是一個囚犯了，在她的房子裏和在那圍了木柵的花園中，可是她幾

介意這個。那是她發覺她在這裏從未見過另外的女人的剪髮。祇祇有那些男子，那所大房屋裏的年老的男子，因此猜想這必定是一座寺院，而那些男子便是僧侶。因為他們常常有同樣的顏色，紅色，橙黃色，黃色，和乎不黑色，還有同樣的莊嚴，詭祕的行爲。

有時會有一個老人進來陪她坐在屋子裏，一句話也不說。除了那一個比較年輕的男子外，他們除了印第安語不說任何別的語言。那些較老的人會對她微笑，有時陪她坐上一小時，有時當她用西班牙語說話時他們微笑着，可是除了報以那呆笨的，好像仁慈的微笑之外從不回答什麼。並且他們發出一種父親似的體貼的感情。然而他們那默默看着她的邪惡的眼睛的深處有一些可畏的兇暴的和殘忍的東西。但即刻，他們會用一陣微笑來掩飾它，假如他們察覺了她的面色。可是她已經看見了。

他們時常用這種奇異的沒有人格的體貼，這些完全沒有人格的溫和來對待她，像一個老人對待一個小孩子似的。可是在這種感情的下面，她感到另外有一些什麼事情，一些可怕的事情。當她的老訪客離開時，在他的沉默的，陰險的，父親似的態度中，一道恐怖的電便觸動了她；雖然她不知道這是爲了什麼。

年青的印第安人會無拘無束地陪她坐而且跟她談話，好像非常直爽。然而她對於他同樣地，總是感到凡是真實的東西都是不說出來的。也許那是不能說出的。他那雙深色的大眼幾乎是撫愛地被狂喜所感動地停在她的身上，而他的美妙的，緩慢的，疲倦的聲調會說出那簡單的，沒有文法的西班牙話。他告訴她他是那個很老很老的男子的孫子，那穿斑點薩雷的人的兒子；而且他們是會長，很久，很久以前傳下來的皇帝，甚至在西班牙

人來到這裏之前。但他自己曾在墨西哥城住過，也在美國住過。他曾做過一個勞工，在路斯·安琪列士建築大路。他還旅行到過芝加哥那末遠。

「那末，你怎末不說英語？」她問。

他用一種欺瞞的矛盾的奇怪的神氣望她，而且緘默地搖搖頭。

「當你在美國時，你怎末弄你的長髮呢？」她問。「你把它們剪掉嗎？」

在他的眼睛裏帶着同樣痛苦的神氣，他又搖搖頭。

「不，」他說，用一種低微的，緩和的聲調，「我戴一頂帽子，並且用一條手巾包着我的頭。」

跟着他恢復了沉默，似乎是痛苦的回憶的沉默。

「你是不是你們的種族中唯一的到過合衆國的人？」她問。

「對的。我是唯一的離開這裏很久的人。其他的人不久便回來了，在一個禮拜之內。他們不逗留遠地。老年人不讓他們這樣。」

「那你爲什麼去的？」

「那些老人要我去的——因爲我將來是墨西哥的會長——」

他常常帶着同樣的天真，一種幾乎是稚氣的坦白來說話。可是她感到這也許由於他的西班牙語所限制。或者也許他完全不善於談話。無論如何，她感到一切真實的事情都是隱藏起來的。

他來陪她坐了許多次——有時超過她所希望的——好像他需要接近她。她問他已否結過婚。他說已經結婚——有兩個小孩。

「我高興看看你的孩子們。」她說。

但他只只用那種微笑，一種甜甜的，幾乎狂喜的微笑回答她，在這微

笑的上面，那雙深色的眼睛幾乎不改變他們的似謎一般的念頭。

很奇怪，他會陪她坐上整小時，而竟不使她自窘抑或感到什麼性的分別。他似乎沒有性別，因為他坐在那裏是這樣的安靜和溫和，明顯的謙遜，他的頭部稍為向前傾斜，還有那閃着光輝的黑髮的河流在他的肩膀上溫順地飄蕩着。

然而當她再望時，她看見他的肩膀寬闊而且有力，他的眼眉深黑而且整齊，還有他下面的眼臉上面的那行短的，彎曲的，固執的黑睫毛，在他的厚厚的唇皮上，那一綫小小的像毛似的鬍鬚，和健康的頰部，她知道在另外一些神祕的行動上他是沉默的和有力的男性。而他呢，感覺到她在注意他，便迅速地用他的眼睛裏一種暗淡的，潛伏着的目光來射她，這之後，立刻，他便以那種半悲哀的微笑來掩飾。

許多日子和許多星期過去了，在一種滿足的漠然的狀態中，她有時是不安的，感到她已失去了自己的力量。她已沒有權力了，她被處在另外一些輪值的統治下了。常常她覺得戰慄和恐怖。但這些印第安人會因此來陪她坐，借他們那非常沉靜的態度，他們那沉默的，不分性別的，有權力的自然的態度來對她實行他們陰險的輪值監視。當坐在那裏時，他們似乎奪去了她的意志，任她沒有意志而且被自己的淡漠所折磨。而那年青人總給她送來甜蜜的飲料，常常是那種同樣使人嘔吐的飲料，但有時是另外一種。喝過之後，疲倦充滿了她沉重的四肢，她的意識似乎飄浮到空中去了，聽着聽着。他們帶給她一隻小雌狗。她把它叫做弗洛拉。有一次，在她意識昏迷時，她感到那小狗懷孕，在她的小子宮裏，開始附合小狗了。第二天她可以聽見地球轉動的不同尋常的聲音，像無數串箭在鳴響。

然而日子越來越短越冷，感覺寒冷時的她會得到一陣意志突然的復活，和一個走出去，離開這裏的願望。他對年青人堅持起來，她需要出去。

因此，一天，他們讓她爬上那所大房子的最高的屋頂，然後俯看下面的街區。那是大舞會的日子，可是沒有一個人在跳舞。許多婦女抱着小孩子站在她們的門口，探望着。相反的，在街道的另一端，有一羣人在那邊另外一所大樓房的前面，還有光明燦爛的一小隊在第一層樓的頂台上，在較高那層樓的敞開了的大門的前面。通過這扇敞開的大門，她可以看見火在黑暗中閃着光，戴着黑色黃色和深紅色羽毛頭飾的僧侶們，穿着像禮服似的黑色的紅色的和黃色的鑲上長長流蘇的毛毯，正在來來去去的轉動。一隻大鼓在緩慢地有規律地敲着，在那些擁擠的印第安人的沉靜中。下面的羣衆等待——

於是一隻鼓突然發出一聲尖銳的猛烈的鳴響，那邊便爆發出一陣深沉的，有力的人聲，唱着一首深沉的，野蠻的樂曲，像一陣風在一些沒有年代的森林中咆哮，許多成年的男子在口氣地唱着，像風似的，跳舞者的長的行列從大樓房的下面走了出來。男子們，有裸露的，金黃色青銅色的身體，和飄揚着的黑髮，手臂裝飾了成團成簇紅色和黃色的羽毛，還有一條有許多呆呆的紅色黑色和綠色刺繡的白腰帶的短裙圍過他們的腰部，他們正微微向前傾斜着，而且專注地踏着地面，是舞蹈中單調的頓足，一張狐皮，被穿了鼻子掛在他們後面的腰帶，跟着一張美麗的狐皮在搖曳着，狐尾巴尖在舞蹈着的腳跟上扭動着。在每一個男子的後面，有一個戴了一條美妙精緻的用羽毛和海貝做成的頭巾，穿着一件黑色短外衣的女人，站直擺動着，每隻手舉着羽毛球，有節奏而且精巧地擺動着她們的腰，用

她們赤裸的雙腳拍打着地面。

這樣，那長串跳舞的行列從對面的大樓房伸展着。而從她下面的大房，發出奇異的香氣，奇異的緊張的沉寂，於是回答了野蠻的男性歌唱的爆炸聲，同時那跳舞的長的行列伸展着。

鼓聲的堅持，那男子歌唱的空洞的咆哮，大雷雨似的聲音，狐皮在那強有力的金黃青銅色的身體後面不停的擺動，人們踏動着的腿，這些東西延續了一整天，秋天的陽光從一片純藍的天空播到男人和女人的黑髮的河流上面，山谷完全靜默，遠處的石頭牆，那令人畏懼的大山的巨形對着潔淨的天空，雪帶了透明的白色在騷動。

她看了很久很久，着迷似的，似乎被麻醉劑所麻醉。而在所有這些可怕的鼓聲和原始的，深沉地衝擊的歌唱中；和那些狐尾巴男子們無盡止的

舞蹈，那些穿黑色外衣的少女般站直的婦人們的沉重的步法的持續中，她好像最後感到自己的死亡；自己的毀滅。似乎她再次被消滅了生命。在那些不變動的吸引人的婦人的頭上，在那些奇異的高聳的標記中，她似乎再次讀到了 Mene Mene Tekel Upharsin（註一）她的女性的溫和，熱烈的外貌和人格，又一次的被毀滅，而那原始的標記更在那些傾覆個人獨立的婦人的頭上聳立。這個出生高貴的白種女人的敏銳戰慄的，神經過敏的意識重新被人破滅，女性的地位更被拋下沒有人格的女性和沒有人格的熱情的河流中。奇怪，似乎是千里眼，她看見無數的祭品都預備好了。她在痛苦的恍惚中走回了自己的小屋子。

這以後，當她在黃昏裏聽到鼓聲，和那些男子圍着鼓的周圍而唱的奇怪的提高的野蠻的聲音時，她時常感到某種痛楚，這些聲音，像是野蠻的

動物向着不能見的月亮和消失了的太陽咆哮。像郊狼似笑似哭的呼叫，狐狸喜悅的狺吠，狼在遠處淒涼憂鬱的喜悅的怒哮，獅子絕叫的痛苦，和那古代的兇暴男子固執的喪失了仁慈，而且永久殘暴的怒哮。

有時她會在日暮時爬上高高的屋頂，去聽那些年青人的模糊的隊羣在街道後面的橋上圍繞着鼓而唱着整個鐘頭的歌。有時會有一堆火，而且在那些火的紅光中，人們穿上白襯衣或者除了一件腰衣外其他部分都裸露着，在那裏跳着舞而且像幽靈似的踏着步，在黑暗的寒冷的空氣中，一小時又一小時的，在那火光裏面，不停地像火鷄似的跳着和踏着，或者蹲在火旁休息，將他們的毛毯拋在他們的周圍。

「爲什麼你們都有同樣的顏色？」她問那年青的印第安人。「爲什麼你們都有紅色，黃色和黑色，在你們白色的襯衣上？而且怎麼那些女人都

有黑色的外衣？」

他盯着她，奇妙地，同時那淺淺的，難以捉摸的微笑又浮上了他的面部。在這微笑的後面藏着一種溫柔的神祕的惡意。

「因為我們這裏的男子是火和白晝，而我們的婦女是夜間在星星中間的距離。」她說。

「那些婦女也是星星嗎？」她說，

「不，我們說她們是許多星星中間的距離，是使那些星星分離的。」他古怪地望着她，嘲弄的神氣又走進了他的眼睛裏。

「白種人，」他說，「他們什麼也不知道。他們好像小孩，常常少了玩具。我們了解太陽，而且我們了解月亮。而且我們料想，當一個白種女人犧牲她自己而歸依我們的所崇敬的神時，那末我們所崇敬的神會重新

開始創造世界，同時白種人的神靈便會跌得粉碎。」

「怎樣犧牲她自己？」她迅速地問。

而他呢，同樣迅速地掩飾，用一陣狡猾的微笑來掩飾。

「她犧牲她自己的神靈而皈依我們的神靈，我以為那樣，」他說，諷媚地。

可是她并不因此安心。一陣恐怖的確鑿的冰似的痛楚壓在她的心理上。

「太陽是有生命的，在天空的一端，」他繼續說，「而月亮生活在另外的一端。男人得時刻保持他的天空那一邊的太陽快樂，而女人得保持她的天空那一邊的月亮安靜。她時時刻刻得為這個而工作。在天國裏，太陽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走進月亮的屋子，而月亮也不能走進太陽的屋子。因此這女人，她要求月亮走進她內部的洞穴，這男人，他將太陽拉下來、

，直到他有了太陽的能力。他時時刻刻這樣做。那末，當這個男人得到一個女人時，太陽走進了月亮的洞穴，那就是世界上一切東西的開始。」

她傾聽，留心地看着他，像一個仇敵看一個在用雙關語說話的人。

「那末，」她說，「爲什麼你們印第安人不統治白種人？」

「因爲，」他說，「印第安人變弱了，失掉了太陽的力量，所以白種人偷了太陽。可是他們不能守護他——他們不知道怎樣。他們取得他，可是他們不知道對他怎樣末辦，像一個小孩子捉到了一隻大灰熊，不能殺他，而又不能逃避他。這灰熊吃那捉他的小孩，當他想逃避他的時候。白種男人不知道他們在對太陽做什麼，白種女人不知道她們對月亮做什麼。月亮對白種女人發怒，像一隻美洲獅子，當別人殺她的孩子的時候。月亮，她咬傷白種女人——這裏面，」他兩手抱緊他的身體。「月亮呵，她在—

個白種女人的洞穴裏面發怒。印第安人可以看見這回事——馬上的，」他添上幾句，「印第安人的女人取回月亮而且把她安靜地守護在她們的屋子裏。印第安人的男人取回太陽，和那超過全世界的能力，白種人不認識太陽是什麼。他們永不認識。」

他沉入一陣奇怪的狂喜的寂靜裏。

「但是，」她訥訥道，「你們爲什麼這樣憎恨我們？你爲什麼憎恨我？」

他突然抬頭望她，臉上帶着一道光彩，還有一道驚人的微笑的火焰。

「不，我們不憎恨，」他溫柔地說，用一種奇妙的閃光望着她的臉部。

「你憎恨，」她說，困苦而且絕望地。

一剎那的沉靜之後，他站起來走了。

註一：原文不詳，待查。

原书空白页

3.

在高高的山谷裏，冬天來到了，跟着那溶化在日間太陽中的雪一同來的，而晚間，那是殘酷的寒冷。她生活在一種昏迷的日子裏，感覺着她的力量已在逐漸衰退，她感覺到常常在那種同樣鬆懈的，混亂的，受騙的狀態裏，除非那香草製成的甜蜜的飲料使她的心臟完全失去知覺，將她的意識放棄到一種增大的，神祕的劇痛和情緒中，似乎她已被愉快地播散到許多東西的混合體中。很久以後，這變成了她真實認識的意識的唯一狀態；

這個敏銳的流血的感覺滲進了事情更高的美滿和調諧中。於是她能真實地聽到那些從門縫望見的天上許多大星，在從她們的移動和光輝中說話，完全在對着宇宙說話，當她們在波浪形中行走時，像那些在天國的地板上的許多鈴鐺，一個一個地走過，集成沒有時間的跳舞，中間隔着黑暗的距離。在一個寒冷的，多雲的日子，她可以聽見雪在天空裏戰慄而且在柔弱地呼嘯。像秋天裏成隊飛開的鳥羣，忽然向那看不見的月亮道別着，而且滑過空中的曠野，放棄了寧靜的溫暖。她想請求那停止的雪從上空落下來。她想請求那看不見的月亮停止憤怒，跟那看不見的太陽和好，像一個女人停止在她的家裏的怒恨。她願意在寒冷的天國裏嗅到月亮對太陽緩和的芳香，當雪在溫和的，冰冷芳香的和緩中降落，當太陽的寧靜重新跟月亮的寧靜調和一致的時候。

她也醒悟到在山谷裏的印第安人的陰影，一種深深的、堅忍轟鬱的，幾乎是宗教的，在它的深淵裏的陰影。

「我們已經失掉了統治太陽的能力，我們企圖把他取回。可是他跟我們在一起是野蠻的，而且像一匹奔跑的馬一樣驚跳。我們得通過命運去忍受。」年青的印第安人這樣對她說，帶着一種強制住的意思。望進她的眼睛裏。而她呢，似乎迷惑了，答道：

「我希望你會取回他。」

得意的微笑掠過他的臉上。

「你希望這樣嗎？」他說。

「我希望，」她慘然回答。

「那末很好，」他說，「我們將得到他。」

他在非常的欣喜中走了。

她覺得她在某些目的上面飄蕩着，這些目的，她沒有意思去迴避，然而這對她似乎是沉重而且無可挽回的恐怖。

那必定快到十二月了吧，因為日子縮短了，那時她又被帶到那老年人的面前，剝掉了她的衣服，用他衰老的指尖來觸摸她。

年老的會長，用他那雙孤寂，遠視，污穢專注的眼睛盯進她的眼，而且喃喃地對她說了一些話。

「他要你做出溫和的樣子，」年青人翻譯，在作手勢給她看。「溫和而且向他道別」。

她被老會長那雙邪惡的，玻璃樣的，專注的眼睛弄得迷惑了，那雙眼不眨地盯住她，像是「巴西里斯克」(註一)的眼睛，在使她難受。在他們的

深處，她同時看見一種父親似的憐憫，和答辯。她將她的手放在臉部的面前，用懇求的神氣，做着溫和的道別的樣子。他也回答了她一個溫和的表示，然後沉入他的皮裘裏。她想，他快死了，這個他會知道的。

這之後，跟着是一個節日，那時候她被帶到全體印第安人的面前，裹上一張鑲白色流蘇的藍毛毯，手裏握住藍色的羽毛。在一間屋子裏的祭壇前，她被香料薰得渾身香香的，而且被灰燼所洒潑。在對面屋子的祭壇前，她又被那些穿上黃色，猩紅色和黑色華麗服裝的，令人恐怖的僧侶們用香料來薰，他們的臉上塗了深紅色的顏料。於是，她們將水潑到她的身上。這時，她模糊地意識到祭壇上的火，一隻鼓的沉重，沉重的聲音，男人們有力，低沉，野蠻地唱歌的遲鈍的聲音，在下面公共廣場上的羣衆臉部的擺動，和一個祭祀的跳舞會的組成。

可是這時候，她的普通感覺已經麻木，她知道她迫切的四周好像有許多幽靈，差不多是看不見形狀的。利用精細而且增強的感覺，她能夠聽見地球在它的旅程上飛擦而過的聲音，像一枝短箭，風的沙沙潺潺聲，和一大串箭的隆隆聲。她好像覺得在上空裏有兩個巨大的勢力。一個是黃金的，傾向太陽，而一個是看不見的白銀。第一次的旅行像雨在朝着太陽升到金色幽靈那裏。第二次像雨在銀一般地降落到空隙的階梯，朝着那在多雪的山頂上面徘徊的，潛行的雲叢。然後，在他們的中間，另外的幽靈，在等待着從濕氣，從那些濃密的，奧妙地堆積在他周圍的雪中擺脫自己。在夏天，像一隻燒焦的鷹，他要等候自己擺脫那濃密的日光的重量。而且他被衣服染得火一般紅。他常常清白地搖着自己，從雪或者從酷熱中，像一隻鷹在沙沙擺動。

然後，有一個更奇妙的幽靈，站着，看守着遠處，常常看守着。有時在風的上面跑進來，或者在激浪中發着閃光。藍色的風呢，像剛從地球的洞穴中出來似的衝到天上，衝出地球上面的天空。藍色的風，這個媒人，這屬於兩個宇宙的看不見的妖怪，它在雨的上升和降落的弦線上面嬉戲。漸漸的，她自己普通的意識已經離開了她，她已走進另外一個熱情，有秩序的意識境界中，像一個被麻醉了的人。那些印第安人，帶着他們濃重的宗教性質，必須使她爲了他們的幻想而死。

祇有一個直接的問題，她問那年青的印第安人：

「爲什麼我是唯一穿上藍色的人？」

「那是風的顏色。那是去了而永不轉回的東西的顏色，可是這東西時常在這裏，在我們中間像死神似的等待着。那是死人的顏色。而且那是站

得遠遠，從遠遠望着我們，而不能走近我們的顏色，我們都有棕色，黃色，和黑色的鬚髮，有白的牙齒和紅的血。我們是這裏的主人。你有藍的眼睛，是遠遠來到的使者，你不能停留，現在是讓你回去的時候。」

「回到那裏？」她問。

「到遠處，像太陽和雨的憂鬱的母親，而且告訴他們我們重新是宇宙上的人民了，我們可以再把太陽帶給月亮，像一匹紅馬給一匹青色的雌馬；我們是人民了。白種女人曾經把月亮趕回天空，不讓她去見太陽。因此太陽發怒了。印第安人得將月亮交給太陽。」

「怎麼？」她說。

「白種女人不得死，像風似的去見太陽，告訴他印第安人要給他打開大門。印第安女人們要給月亮打開門。白種女人不讓月亮離開藍色的珊

瓏枝走下來。月亮常常走到印第安女人的中間，像在花叢中的一個白山羊。太陽要下來到印第安男人那裏去，像一個鷹走到松林。太陽，被攆斥於白種男人的後面，月亮呢，被攆斥於白種女人的後面，而且他們不能夠離開。他們憤怒了，宇宙一切的東西更加憤怒。印第安人說，他們要把白種女人交給太陽，因此，太陽便跳越過白種人再來到印第安人這裏。月亮會奇怪，她將看見那扇大門打開，她不知道應走那一條路。可是印第安人女會對月亮呼喚，「來呀！來呀！回到我的草地裏。邪惡的白種女人再不能傷害你啦。」於是太陽細細觀察白種男人的頭，看見月亮在我們的女人的牧場，紅種人圍繞他像松樹似的站着。那末，他會跳越過白種男人的頭，穿過虎尾樅樹，跑來到印第安人這裏。我們紅色，黑色，和黃色的，我們停留，我們會右手得到太陽，而左手得到月亮。所以我們能夠把兩帶下來，

離開青色的牧場，而且我們可以呼喚風吩咐米麥生長，當我們要求他時；而且我們可以使雲破裂，使綿羊有雙生的小羊。我們將滿力量，像一個春天的日子。但白種人將是一個殘酷的冬天，沒有雪——」

「可是，」白種女人說，「我沒有拒絕月亮——我怎樣能夠？」

「不錯，」他說，「你關上門，然後大笑，以為你有一切自己的方法」

她永不能理解他望着她時那種態度。他時常是這樣奇異的文雅，而且他的微笑又是這樣的柔和。然而，在他的眼裏有一種光芒，一種超乎語言的憎惡的殘忍，一種奇怪的，強烈的，并非個人的憎恨。在私人方面，他喜歡她，她確信這個。他對她是溫柔的，被她一些奧妙，柔和，冷淡的舉止所吸引。可是他却用一種神祕的憎恨來無人格地憎恨她。他會向她微笑

，得勝地。然而，在一剎那後，她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她會在他的眼睛裏捕捉到那純潔的憎恨後面的光芒。

「我必定死而且被送給太陽嗎？」她問。

「將來，」他說，巧避地大笑着。「將來我們統統都會死。」

他們對她很溫雅，而且非常體諒她。奇怪的男人們，那些老僧侶和這年青的會長相似，他們像婦人似的看守她而且注意她。在他們邪惡，奸詐的默契中，有一些柔弱的東西。而且他們的眼睛，那帶着奇異光輝的，和他們那黝黑的，關閉的而且裂開到寬闊牙床的口，那細小，強韌，白色的牙齒，有着一一些極原始的男性的和殘酷的東西。

一個冬日裏，雪在落着，他們把她帶到大屋裏一間黑暗的大臥室裏。火在角落裏一個高起的壇上的土磚篷蓋下面燃燒着。在火的紅光中，她看

見那些幾乎完全裸露了的僧侶們的發紅的身體，和臥室的牆上和屋頂上的奇異的符號。臥室裏沒有門也沒有窗，他們是從屋頂上的一把梯子走下來的。松木的火欄續地跳舞，顯出牆上畫了許多奇怪的，她不認識的徽章，一片用柱支撐的大花板，做成一個奇妙的黑色，紅色，和黃色的模型，還有好幾個通到這大屋的小房間和壁龕，裏面有許多珍奇的，她不認識的東西。

這些老僧侶們做了一些儀式後便向火走近：她被放在一面牆的低矮突出的地方，對着火，兩個男人坐在她的旁邊。不久，他們給她一杯飲料，她快樂地接受了它，因為它會引她進入半昏迷的狀態。

在黑暗的沉靜中，她完全意識到她所遭遇的一切事情：他們怎樣剝開她的衣服，而且，把她站在那道染上藍色白色和黑色的牆上的一個奇怪徽

章的面前，用水和湯來洗她的全身，甚至洗她的頭髮，柔和地，小心地，而且用白布擦乾，直到那些皮膚柔潤而發亮。然後，他們將她躺在那張擺在一個巨大的紅色黃色和黑色莫名其妙的神像下面的床榻上，這時，用香甜的油來揉她的全身，並且按摩她的四肢，她的背，和她的兩側，用一種長久的，奇巧的，催眠的按摩術。他們黝黑的手是想像不到的有力，然而帶着一種似水一般的柔和，這使她不能理解。她看見那些黝黑的面孔，靠近她雪白的身體歪斜着，被紅色的顏料，和圍繞兩頰的黃紋弄得黑暗。並且當那些手在那女人的雪白柔軟的身體上動作時，那些邪惡的眼睛專注地閃耀着。

他們對於一些在她身體以外的事情是非常沒有人性和專心的。他們從來不把她看作一個有人格的婦人：她可以這樣說，對於他們，她只是一些

神秘的東西。一些離得太遠而使她不能緊握的熱情的媒介物。她自己在一種恍惚的狀態中，看見他們的臉在向地俯下，帶着明顯的紅色圖畫和黃色的條紋，邪惡，奇異地閃射着。在這副不可思議的，黝黑發亮的活面具裏，那眼睛被一種不變的堅定的閃光所固定，同時那略帶紫色的嘴唇在一種極度陰險，可驚的兇暴中緊閉起來。無限的根本的悲哀，最後堅決的兇暴，復仇的堅決，和將要勝利的新生的喜悅——這些，她都可以從他們的臉上理解出來，當她被他們粗魯的黑手擦得一陣模糊的熾熱的時候。她的四肢，她的肌肉，她的骨頭，最後似乎都發散到玫瑰色的煙霧中，在這裏面，她的感覺像在一朵紅雲裏面的太陽的閃光似地徘徊不定。

她知道閃光會衰退，雲會變成灰色的。但這個時候，她不相信它。她知道她是一個受難者；所有這些加在她身上的艱苦工作就是犧牲她磨難她

的工作。但她不介意。她需要這個。

後來，他們給她穿上一件短的藍外衣，把她帶到上面一層房屋，把她送到大衆的面前。她看見下面的廣場上佈滿了黝黑的面孔和閃亮的眼睛。沒有憐憫：只有奇怪的殘酷的喜悅。看見她的時候，大衆發出一陣壓倒的叫喊，這使她戰抖。可是她差不多沒有介意。

第二天是最後的一天。她睡在大屋子的一個臥室裏。黎明時候他們給她披上一件有流蘇的大藍毛毯，將她領出臥室走進廣場去，在沉默的羣衆，披黑毛毯的羣衆中。地面鋪了純白的雪，而那些穿上深棕色毛毯的人羣，看起來像是另一個世界的居民。

一隻大鼓在慢慢地擊打着，一個老僧侶在一間屋頂上報告着。可是直到中午沒有一頂轎子走來，羣衆們發出低低的，野獸似的叫喊，那是非常

動人的。在袋樣的轎子裏，坐着那個很老很老的會長，他的白髮用黑色辮帶和大顆的土耳其寶石編織起來。他的面孔像一片無曜石。他舉手作了一下表示，於是轎子便停在她的面前。用老眼盯住她，他對她說了一會兒話，用他重濁的聲音。沒有人翻譯它。

另一架轎子來了，她被放在裏面。四個僧侶走上來穿着深紅色和黑色黃色的衣服，戴了有羽毛的頭巾。這之後，老會長的轎子走了。快樂的鼓聲開始鳴打，兩隊歌唱者同時爆發出歌聲，男性的而且野蠻的。那些金紅色，幾乎裸體的男子們，用禮儀的羽毛和蘇格蘭短裙來裝飾，黑髮的河流垂到他們的背部，他們分成兩個縱隊，開始舞蹈。這樣，他們穿出蓋雪的廣場，走成兩個長長的，穿着金紅色，黑色和毛皮的浩蕩的行列，帶着一串鑽石。貝殼和燧石相和的輕微的玲瓏聲揮舞着，在雪地上那兩叢圓鼓而

唱的人的蜂巢中間盤繞着。

他們慢慢移開，而她的轎子，同着幾個裝飾了羽毛的，蒼白色的，跳着舞的僧侶隨員，跟在後面移動。每個人都狡猾地，踏着舞蹈的步子，甚至，那些抬轎的人。他們走出廣場的外面，經過冒着炊煙的灶子，走上那條荒涼的小路，走到那些像銀灰色花邊似的對着蔚藍天空站立，在雪上裸露的精美的白楊樹。縮小了的河流，在冰的牙齒中衝流。在籬笆裏面的花園也都蓋滿了雪，那些白色的房屋，現在看起來微微帶上一層黃色了。

整個山谷都難堪地閃爍着純白的雪，遠離開那直立着的岩石牆壁。橫過那平坦的雪的搖籃，這個長的跳舞行列盤繞起來，在樺黃色和黑色的移動中緩慢而且浩蕩地搖曳，大鼓響亮地，疾速地擊打，在結晶的嚴寒空氣中，那些野蠻的歌唱的巨浪和咆哮像一陣魔力。

她坐着用那雙刺人的大藍眼睛望出轎子的外面，在大眼睛的下面的是
一些被麻醉了的疲倦的病態的痕迹。她知道她快要死了，在這些雪的閃爍
中，在這些衆多的野蠻人的手中。當他注視着在那些碎亂和呆笨的大山上
面的那片蔚藍的天空時，她想：「我已經死了。馬上，從我已經死了變爲
我將要死，這有什麼不同的！」然而，她的靈魂害病了而且感到疲倦。

這個奇怪的行列繼續地走，在永續的舞蹈中，慢慢橫過雪的曠野，然
後進入那些夾在松樹中間的山坡。她看見那些深銅色的果子在跳着踢踏舞
，前進着，在那些蒼白的銅樹幹中間。最後，坐在搖擺的轎子裏的她，也
進了松林。

他們走着走着，向上地，橫過樹下的雪地，經過那蒼白閃光的莊嚴的
銅桿，這行列拉長的跳舞隊伍的沙沙聲，搖動着，和舞蹈穿進森林，穿進

大山裏。他們正跟着一條河床走；但那河已經乾枯了，像夏天，被水源的冰凍所乾枯。對着雪地的，有幽暗的，紅青銅色的楊柳，生出像蓬鬆頭髮似的叢密的小枝，和蒼白的像冰人似的白楊。然後是突出的暗色岩石。

後來，她覺出那些跳舞者不再向前進行了。漸近地漸近地，她向鼓的那邊去，好像走到一個神祕的野獸的洞穴。於是穿過叢林，她突然進入一個奇怪的像圓劇場似的建築物。對面是一片有孔岩石的大牆壁，在它面前的下面，挂了一顆大的向下滴着的冰齒，冰從上面的懸崖傾瀉到岩石上，然後停止在那裏，從高空滴下，幾乎落到那些在池塘上的有孔的石頭。但池是乾的。

在池塘的另一面，跳舞者的隊伍在那裏聚集起來，同時，舞蹈在沒有間歇地繼續着，對着叢林的後邊。

可是她所感到的只是那似倒放的牙齒一樣的小冰塔，從上面黑暗懸崖的脣邊挂下來。在那條大的冰繩後面，她看見那些僧侶的像豹子一樣的形狀，在攀援着那有孔的懸崖的壁面，爬到一處黑暗幽窩的洞穴去，那是在懸崖半中的地方鑿穿的一個洞。

在她可能覺察之前，她的轎夫已在所站的地方搖搖欲跌，攀援着岩石了。她，同樣地，在冰雪的後面。冰在那裏挂得像一張沒有展開的帷幔，但挂得又像一隻大牙。接近她頭上的是那山穴的洞口，黑暗地向岩石裏面陷進去。當她搖擺地上去時，她望見了它。

在石洞的前的平台上，站立了許多僧侶，戴上他們那些有羽毛的華麗頭飾和穿上有流蘇的外衣在等候，看守着她的上升。他們中間的兩個彎下身子來幫助她的轎夫。很久以後，她上到山洞前的平台了，在雪柱後面的

遠處，在下面叢林中間空洞的圓形劇場似的建築物的上面，人們在跳着舞，而且村莊裏全體的人民都在沉靜中聚集起來。

太陽正在午後的天空向下歪斜着，在左邊。她知道那是一年之中最重的一天，而且是她的生命中最後的一天。他們把她朝着那帶有珍珠光彩的圓冰柱站立，那冰柱在她前面的遠處落下而又奇怪地停止。

發出了一些信號，下面的舞蹈便停止了。這時是絕對的沉寂。她飲了一小杯飲料，然後兩個僧侶剝去她的斗蓬和緊身衣，她在羞怯的蒼白中站在那裏。在那些僧侶們怪異的服飾中間，遠離了冰柱，在上面遠隔了那些面孔黝黑的人羣。下面的羣衆發出低微的，野蠻的叫喊。於是那些僧侶把她掉轉了臉，她的背部便朝着敞開的宇宙，顏色美麗的長髮朝着下面的羣衆垂下。他們這時又叫了起來。

她臉向着石洞的裏面。一堆火在洞的深處燃燒而且閃爍着。四個僧侶已經脫掉了他們的衣服，而幾乎像她一樣的赤裸。他們在生命的青春時期中是強有力的人，他們黝黑的，着了顏色的面孔保持着地下。

那很老，很老的僧侶從火堆走來，戴着一個薰香的頭蓋。他赤裸了身體而且在野蠻的狂喜狀態中。他薰蒸他的犧牲者，同時用重濁的聲音吟誦着。在他後面另外有兩個不穿衣服的僧侶，握住兩把堅韌的大刀。

當她被薰香時，他們把她躺在一塊平坦的石上，四個強有力的人執住她那伸出去的臂膀和腿。後面立着那老年人。像一付套上深色玻璃的骷髏，握着一把刀，并且不動地看着太陽在。他後面又有另外一個執了刀的僧侶。她的感覺微弱，雖然她知道這些正在發生的一切。朝着天空，她望那變黃的太陽。太陽在沉落了。冰柱像在她和太陽中間的陰影。她知道太陽

變黃的餘暉正充滿了半個山洞，雖然他們沒有走到那邊有火堆的，形成葬儀的洞穴的遠遠一端的祭壇。

不錯，餘暉在慢慢繞道潛行了。當它們變成紅色，它們更照耀得遠些。當紅色的太陽將要沉下時，它會通過洞穴裏面的冰柱，整個射到最深的部份。

她明白人們正在等候些什麼。甚至那些把她按下來的人也彎下身子周圍旋轉，他們的黑眼睛帶着渴望，敬畏，和懇求地看守着太陽。老會長的黑眼睛像黑玻璃似地盯住太陽，似乎是失明的眼睛，然而對那變紅的冬天的太陽在繼續一些恐怖的回答。所有僧侶的眼睛都固定而且閃射着這正在沉落的球體，在變紅的冬下午的似冰一般的沉靜中。

他們憂慮，恐懼地憂慮，而且兇暴。他們的殘暴需要些什麼，而他們

正在等待那個時辰。他們的殘暴準備跳到神秘的狂喜。勝利的狂喜中。可是他們依然焦慮。

只有那個最老的人的眼睛不是憂慮的。黑色，堅定，好像失了明似的，它們看守着太陽，看着太陽以外的地方。在他們那黑色的，空虛的專注中，有的是權力，深切地隱藏的而且遙遠的權力，但是是深的，探到地球的心臟，太陽的心臟。在絕對的沉靜中，他看守到紅色的太陽穿過冰柱送走了他的餘暉。然後那老人便會轉回，轉回家去，完成這次獻祭而且獲得權力。

那個人必定要把握住霸權，那從種族傳遞到種族的霸權。

註1：傳說中認為 *basilisk* 是蛇從雞蛋孵出來的一種爬蟲，它所吹出的氣非常毒，可以殺害許多生物。

微笑

他決意坐守一整夜，來當作一種懺悔。電話曾經簡單告訴他：「奧菲莉亞的情形危急了。」他感到，在這種情勢之下，還在明亮的車子裏睡覺是不應該的。因此，當黑夜籠罩了法蘭西時他疲乏地坐在一等房間裏。

當然，他應該現在正坐在奧菲莉亞的床邊。但是奧菲莉亞不要他，所以 he 坐守在火車裏。

在他內心的深處有一塊黑色的笨重的東西：好像是裝滿了透明膿液的腫瘍，在壓倒着他的命脈。他常常嚴肅地處理生活。現在嚴肅使他暈眩。他神祕的，美麗的，剃得潔淨的面孔必定是爲了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才有的吧，這面孔和兩道濃厚的黑色的眉毛沉入昏迷的痛楚中。

火車裏面的夜晚像一個地獄：沒有一樣東西能夠看得真切。兩個在對面的年老的英國女人已經死了很久，也許甚至在他死以前。因為，當然，他自己已經算是死了。

緩慢的灰色黎明走進邊界的大山中了，他用一無所見的眼睛注視它。可是他的心裏背誦着：

當黎明來的時候，是朦朧而且慘淡

和沮喪，同着清早的驟雨，

她溫柔的眼臉閉攏了：她有

另外一個不同於我們的早晨。

他和尚般沒有變化的，痛苦的面部沒有表示出他所感覺的恥辱，甚至自恥的痕跡，因為他緊張的心認為這是感情的昇降。

他這時是在意大利：他帶着疲乏的厭惡望着外面的鄉村。不能再忍受更多的感觸了，當他看見那些橄欖樹和海洋時，他祇有厭惡。一種詩似的欺騙。

他抵達柏露姑娘（註）的家，奧菲莉亞選擇的退避所時，又是晚上。他被引進宮殿裏女修道院主持的房間。她站起來靜默地向他鞠躬，視線沿着鼻子來看他。然後她用法語說：

「這消息告訴你使我悲痛。她今天下午死了。」

他麻木地站着，無論如何，再也感覺不到什麼，祇是從他那美麗的，樣子很強健的和尚似的面部注視着一些不存在的東西。

女主持柔和地將她雪白的，纖美的手搭在他的臂膀上，盯着他的面孔斜倚着他。

「勇敢些！」她柔和地說。「勇敢，不是嗎？」

他扭身便走。當一個女人像這樣地靠着他時，他常常是驚恐的。但穿着寬大裙子的女主持顯得非常溫柔可愛。

「真是！」他用英語回答。「我可以看她嗎？」

女主持按一按鈴，於是一個年青的姑娘出現了。她有點兒蒼白，但在她淡褐色眼睛裏有着一些天真和頑皮的神氣。這老女人喃喃地介紹了一陣，那年青的女人便嚴肅地作了一個微微的敬禮。可是馬都伸出他的手，像一個人正在努力覓求最後一株草。年青的尼姑露出她白皙的雙手，而且羞怯地將一隻手滑進他的手裏，像一隻靜止的小鳥似的馴服。

忘掉了他深深的憂鬱，他想：一隻多美的手呵！

他們沿着一條優雅的但是寒冷的走廊走，然後輕輕叩着一道門。正在

遼遠的黃泉裏散步的馬都，這時依然意識到那些柔軟的，優美寬大的，女人們的黑裙，柔和地轉動着。在他眼前迅速地飄擺。

門開時他恐怖了，在高尙莊嚴的房間裏，他看見許多臘燭沿着白色的床燃燒着。一個姑娘坐在臘燭的旁邊，戴着白色頭巾，當她抬起頭時，她的臉色陰暗而且板滯。於是她站起來淺淺鞠了一躬，一個結實的女人；馬都感覺到一雙牛乳似的模糊的手，在轉動着一串掛在她胸前的，華麗的青色綢衣上面的黑念珠。

這三個女修士都沉默着，然而有點騷亂而且非常柔和，擺動着她們寬大的黑綢裙子聚集在床頭。女主持彎下身子，非常慎重地揭起蓋在死人臉上的白色細麻布做的面紗。

馬都看見了她妻子的臉上那不變的，美麗的鎮靜，即刻，一些像大笑

似的情緒在他內心的深處發動，他輕輕尖叫了一聲，一層奇特的微笑浮上了他的面龐。

三個女修士，在那像一株聖誕樹似的溫暖而且急速地顫動的燭光中用深沉的哀憐的眼睛從頭巾下望着他。她們像一把鏡子。六隻眼睛突然帶着一點兒恐怖地注視着，然後改變了，從迷惑，進入驚愕。這三個尼姑的在燭光中無力地對着他的面部，開始劃上一道奇異的，不自然的微笑。在這三副面孔裏，同樣的微笑在不同地變化。像三朵巧妙的花在開放。在蒼白的年輕的尼姑的微笑裏，那幾乎是痛苦的，帶着少許頑皮的狂喜。可是莉格蘭，這個看守的女修士，一個成年的眉毛齊平的女人，她陰暗的面部繞着一道異樣的微笑，在它的幽默中有着一種緩慢的，無限神妙的成分。愛特露斯坎的微笑呢，巧妙，煩惱，而且不負責。

女主持，她有着一副像馬都似的樣子寬闊的面龐，極力不使自己笑出來，但他仍然朝她抬起他滑稽的，惡作劇的面部，於是當微笑在她的臉上慢慢形成時，她低下了頭。

年青的，蒼白的女修士突然用她的袖子遮蓋着臉，她的身體在戰慄。女主持將手搭在她的肩膀上，用意大利語喃喃道：「可憐的小東西！那麼，哭吧，可憐的小東西！」但在這情形之下，那笑聲仍舊存留着。那結實的臉色陰暗的女修士不動地站着，握着胸前的念珠，可是無聲的微笑並沒有消滅。

馬都突然轉到床邊，看看他死了的妻子是否剛才察覺了他所表現的。那是一個驚恐的動作。

奧菲莉亞躺得這樣美麗和這樣動人，她有輪廓的，不動的小鼻子突起

着，她那像一個頑童的面孔固定在最後的堅固裏。微笑離開了她，極端痛苦的樣子代替了它。他沒有哭：他祇是沒有目的地注視。在他的臉上祇祇加深這個神情：我知道這痛苦是爲我準備的！

她是這樣美麗，這樣孩子氣，這樣聰明，這樣固執，這樣疲憊——而又這樣死寂！他感到這一切都非常的空虛。

他們已經結婚十年了，他自己從沒有圓滿過——不，不，無論從那方面說都沒有！可是奧非莉亞常常需要她自己的意志，她愛過他，而且變得固執，後來離開了他，變得愛苦思，輕視一切，或者憤怒，十幾次，十幾次的，她又回到他這裏。

他們沒有孩子。而他，很感情地，時常需要孩子。他感到非常重大的悲哀。

現在她永遠不會回到他的身旁了。這是第十三次，她永遠的去了。

可是她是死了嗎？雖然他這樣想，他感到她似乎輕輕碰他的肋骨，使他發笑。他苦惱了一會兒，於是一個憤怒的不高興的樣子在他的眉毛上出現。他再不要微笑了！當他低頭看看這無限動人的死了的死人時，他正經地坐着，張開嘴部，露出許多大顆的牙齒。「再生吧！」——他想這樣對她說，好像迭更司的小說中的人物一樣。

他自己從沒有圓滿過。他將檢討一下他自己的缺點。

他突然轉向那三個女人，她們離開了臘燭正要向後退出去，這時便站在他和虛無的中間。他的眼睛閃亮着，現出了他的牙齒。

「該死！該死！」他罵自己。

「安靜些！」被嚇慌了的女主持叫道，於是她的兩隻手分開，然後又

合攏過來，在寬厚大的袖子裏，像一雙小鳥在歸巢。

馬都點點他的頭而且探望四周一下，準備逃出去。站在後面的女主持輕輕地吟誦一段 *Pater Noster*，她的念珠轉動了。蒼白的年青的女修士站得遠遠的。但那結實的女修士的黑眼睛閃動得像在他頭上的那些無限幽默的星星，他感到微笑又在他的肋骨裏而刺痛着他。

「哎呀！」他對這幾個女人勸告地說，「我很不該使你們煩惱。我不如走吧。」

她們在迷亂中猶豫着。他低頭走出了門口。可是雖然他走出去，微笑又開始浮上他的面部，他被那個結實的女修士的黑眼梢和那不停的閃動攝住了。而且，他在祕密地想，他希望他能握住那像牛乳似的模糊的，合攏起來像一對小鳥似的兩隻手。

但他堅持着檢討自己的缺點。該死的東西！他對自己咆哮。雖然他咆哮，而又感到有一樣東西在輕輕碰撞他的助骨，對他說：微笑吧！

這三個女人留在後面的高聳的房子裏彼此互相看着，而且她們的手揚開了一會，像六隻鳥突然飛出窩巢，然後又棲到巢裏。

「可憐的東西！」女主持哀憐地說。

「對了！對了！可憐的東西！」年青的女修士天真地，尖銳衝動地叫道。

「作孽！」黑眼的女修士說。

女主持輕輕走到床邊，彎下身去看看死者的面部。

「她好像知道了，可憐的靈魂！」她喃喃道。「你們以為這樣嗎？」三個帶頭巾的女人的頭都一同低下來。她們第一次看見在奧菲莉亞的

嘴角上描着淡淡的譏諷的笑紋。她們在騷亂的驚異中望着她。

「她已經看見他了！」戰慄着的年青女修士低聲地說。

女主持鄭重地將那手工精巧的面紗蓋到死者冰冷的面龐上。然後她們爲這個靈魂祈禱地說了一些祝詞，轉着她們的念珠。於是女主持將兩支燭直立在大釘上，穩定地，柔和地握住那支粗大的臘燭，將它往下壓熄。

面色陰暗的結實的女修士又拿着她的小本聖經坐下來。其餘兩個安靜地帶着沙沙的響聲走到房門口，走出那寬大的白色的走廊。在那裏，她們全身穿着黑色的衣服安祥地寂靜地行着，像兩隻黑色的天鵝跌入一條河流。她們忽然躊躇起來。她們同時看見一個孤單的男子，穿着顏色陰暗的大衣，在走廊盡頭的寒冷地方踱來踱去。女主持突然加快脚步疾速地走。

馬都看見她們在容忍着他，這兩個龐大的影子帶着慌亂的神色和茫無

所措的手。年青的女修士隨在女主持的後面。

「原諒我，姑娘！」他說，好像是在路上。「我掉了我的帽子……」

∴
└

他失望地用力揮着他的臂膀，永遠不再微笑了。

註：英美人稱修道院中的尼姑爲 *Sister*。

笑

傲

112

在愛情中

「噫，親愛的！」亨莉達說。「如果我的臉上有這樣一副煩惱的樣子，當我下去和那個跟我訂婚——而且在一個月之內便要結婚——的男子同度週末同樂會時，啊！我應該改換我的臉色，或者隱藏我的感情，或者什麼東西」。

「閉嘴吧！」希絲特粗忽地說。「別望着我的臉，假如它使你不高興的話」。

「啊，我親愛的希絲特，不要發作你的脾氣！你祇要看進鏡子裏，便會知道我是什麼意思」。

「誰管你是什麼意思！你對於我的容貌是不負責的」，希絲特失望的

說，表示着無意照看鏡子，或者聽從她妹妹好心的勸告。

作爲小妹妹的，而且慈悲的沒有訂婚的亨莉達閉着嘴輕輕用鼻子哼了一曲調子。她才二十一歲，還沒有一點點意思冒險犧牲她心境的安甯去「接受任何注定命運」的戒指。然而，如他們所說的一樣，看着希絲特「出閣」且很高興的；因爲希絲特快二十五歲了，那是一件嚴重的事情。

最糟的是最近希絲特的臉上有了有名「煩惱」的氣色，當對於忠實的佐還是一個疑問的時候：在雙眼下面有黑暗的陰影，拉着一條痕一直到兩頰。當希絲特現出這個樣子時，亨莉達便禁不住感覺到在她心中的那種煩惱和憂慮的可怕的反應，她討厭這個。她祇是不能抵抗那恐懼的突然發生的情感。

「我的意思是說」，她繼續道，「是——就是如果你這個樣子下去，

對佐是不應當的。你得換一副比較好的面色，不然——她自己停住了。她本來要在下面說「不要去了」。實在說，她不希望希絲特會放過這段婚姻，這樣，一個重壓便會離開她，亨莉達的心頭。

「呵，算了！」希絲特叫道。「閉嘴！」她陰暗的眼睛閃射着一道憤怒的光而且使得年輕的亨莉達恐懼。

亨莉達坐在床上，抬起她的頰部，平靜了她的面孔，像一個在構思的天使。她實在很深切地愛着希絲特，而她那煩惱的樣子實在是一個可怕的、不好的徵兆。

「呵，希絲特！」她說。「要我跟你一塊下去見馬克布利嗎？我沒有關係，假如你願意我也去。」

「親愛的妹妹！」希絲特絕望地說，「你以為那會有什麼用處呢？」

「呵，我知道了，這會減少你們的親密，是不是這就是你所煩惱的」

希絲特回答了一陣重濁的裝做出來的大笑。

「別這樣孩子氣，亨莉達，真是」——她說。

希絲特獨自走了，去到維爾特賽，在那裏，她的佐剛剛開始經營一個小農場，準備着結婚。在砲兵隊工作之後，他病了，而且厭倦工作：況且，希絲特從沒有去過郊外的小別墅。每個女人因爲一隻結婚戒指而見到了她自己的家庭。而希絲特對她訂婚的戒指只歪斜着眼看了一下，太遠了。

因此佐建築一所棕色木板的小平房——他親自動手建築，在房子的後面是一條小河，有兩株楊柳，都是古老的楊柳樹。兩旁是許多棕色的草棚和牧牛場。在一個鐵絲圍的豬圈裏有許多豬，在牧場上有兩頭牛，還有一

匹馬。佐共有三十餘英畝的地，但祇有一個青年幫助他。可是當然囉，另外的助手將是希絲特。

一切看起來都很新穎和整潔。佐是一個勞動者。他的樣子也很新穎和整潔，非常健康而且喜悅他自己。他甚至不看見那「煩惱的面容」。或者假使他看見了，他祇是說：

「你的樣子顯得有些疲勞，希絲特。進城去消除了它，盡你所會享受的去享受。在這裏鄉下住你要變成另外一個女孩子了」。

「我不正是這樣麼」！希絲特叫道。

她太不喜歡這種生活了！——這許多白色黃色的母豬，和那許多豬都這樣的瑣碎！楊柳的黃色稀疏的樹葉在她的屋子後面脫離了傾斜的老樹枝輕輕地像驟雨似地落着。她非常喜歡這個，特別是落在地上的黃葉。

她告訴佐她認為這個景象是最可愛，最優美，最巧妙的！他非常高興。當然他現出很滿意的樣子。

青年助手的母親在十二點半的時候給他們預備午餐。下午到處都充滿了陽光而且沒有什麼工作可做。

「小姐，沒有多久了，你便得到爐灶邊去烹調：那是一個好的小爐灶。」

「離現在沒有多久，不！」希絲特在被爐灶過度加熱的小木板廚房裏回答。

那女人走了。喝過茶之後，青年也走了，於是佐和希絲特關好了那些小雞和豬。是傍晚。希絲特走進屋子裏做晚餐，不知怎的，她覺得有一種受愚弄的感覺，佐在客廳裏生了一盆火，這種生活他感到有點驕傲而且甘

甜。

他和希絲特孤獨地留在平房裏，直到第二天早晨那青年來的時候。六個月以前，希絲特便應該享受了這個。他們，他和她共同生活得這樣完滿和安逸。他倆曾經做過朋友，他的家庭和她的家庭也會做過很多年的朋友。他是一個高雅的男子，從來沒有什麼事情被他弄得紊亂的。她自己也沒有。呵，不！

可是現在，唉呀，自從她答應跟他結婚之後，他便跌入跟她「戀愛」的可憐的錯誤中了。他以前從不會這樣的。如果現在她知道他是這種情形，她會堅決地對他說：讓我們保留着友誼關係吧，佐，因為這事情會拉倒的。一次，他緊抱着她和撫摩她時，她不能拒絕。然而她感到她應該拒絕。她想像甚至她應該喜歡去拒絕他，雖然不知道這個「應該」是從那裏發

生的。

「我很害怕，希絲特，」他悲哀地說，「你並不像我愛你一樣的愛我」。

「算了吧！」她叫道。「如果我不愛你；你還應該愉快地好好感謝哩，這是我得告訴你的」。

這些話他聽起來是雙重意義的，可是他不在心裏。他從不喜歡用極端的眼光來觀察一切事情。他祇是聽由它自己的發展，任由她所有的感情在黑暗中舒適地發展。那對於他是安閑的。

他非常適合駕駛汽車和耕種和一切其他的事情。而她，希絲特，的確像一部汽車似的錯綜複雜！她對於她的裝扮上有這許多精巧的小貝殼，小發電機和其他一切的東西！如果祇要他觸摩她，便得像觸摩他的車子一樣的小心！她需要跳動，像自動車一樣的不生份。雖然一部汽車有一個自力

發電機，可是這個人得使他向右旋轉。希絲特想，如果萬一她跟佐走上了結婚的道路，她得需要裝上許多的曲柄。而他，這個蠻漢，恰巧正坐在一部不動的汽車裏，而且在假裝着他知道一小時可以行駛多少里。

今天晚上她感到實在失望。過去每當下午在這裏跟他一塊工作的時候，她都十分願意。那麼她是喜歡跟他在一起的。而現在是黃昏而且祇有他們兩個人，枯燥的小房，舒適的火，佐，佐的烟管，和佐假裝的精神奕奕的面色，一切對她都太過了。

「過來坐這兒，親愛的」，佐動聽地說，拍着他旁邊的沙發。她呢，因為她相信一個「和藹」的女孩子應該很高興地過去坐在「那裏」，便走過去坐在他的旁邊。可是她在憤激着。多厚臉皮！他有一張沙發多麼厚臉皮呵！她厭惡這張沙發的粗俗。

她忍受着讓他的臂膀圍着她的腰，而且忍受着她被假裝假抱的兩條臂膀的壓迫，他小心地敲擊他的煙管。她却想，他的樣子現得多興奮多呆笨呵，他天然的坦白和真誠已經消滅了。他撫摩她的頸背多麼可笑！他希望被她熱愛又是多麼愚笨！譬如說，她很懷疑拜命曾經對他許多女友囁囁地說了什麼甜密的毫無價值的事情。她確信沒有這樣可笑，沒有這樣勉強！他這樣來吻她真是太醜惡了。

「我已經受夠你的玩弄了，佐，」她怒罵道。

「你今天晚上不願意跟我玩，是不是？親愛的，」他說。

「今天晚上怎麼不願意？我喜歡聽幾個特柴可夫斯基的曲子，有一些東西激引了我。」

他順從地站起來，走到鋼琴那邊去。他彈奏得非常好。她傾聽着。特

柴可夫斯基也許已經鼓動了她整夜。那是說音樂的本身。如果她沒有這樣失望地感到佐的愛撫，如果你能這樣地要求它，要追求音樂的聲音是不可能的。

「好極了！」她說，「現在給我彈奏可愛的夜曲吧」。

他專心注意於手指的彈奏時，她溜出了屋子。

呵！在寒冷的十月空氣裏，她鬆出了一聲得了安慰的嘆息。黑夜是朦朧的，西邊的半邊月亮在活潑地照耀着，整個空氣是靜止的，朦朧像一陣姻霧躺在大地上。

希絲特搖搖頭，便大踏步地離開了那所簡直是一隻小鼓的平房，步聲響應着她那鍾愛的夜曲。她要衝出這個聽覺的距離。

呵！可愛的夜！她又搖亂了她的短髮，感到自己像馬塞巴的馬，要衝

跑到無際去。雖然所謂無際不過是屬於第二個農場的牧場。可是希絲特感到她自己正激盪在溫柔的月光中！呵！衝過遠處的邊緣！如果遠處，像佐的餐刀，有一道邊緣的話。「我知道我是一個白癡的人」，她對自己說。但這話並沒有滅滅了那四肢的狂放的奔濤。呵！似乎祇有一些另外的解釋代替了佐和她的癡情。對了，「癡情」——這個字使她失掉了她自尊心的最後的碎片，可是她高聲地說它。

然而，牧場上有一羣奇怪的馬，因此，她小心地跨過佐的籬笆走回去。這籬笆剛剛像他一樣，有一個使你不能離開他的琴聲的小天地，而侵犯到別人的土地去。

她走近平房時，佐的鋼琴的響聲突然停止了。天呵！她狠狠地四處張望。一株老楊柳彎垂在小河的上面。她伸展身子，蹲伏着，用一隻貓的迅

速爬進那些寒冷樹葉的網裏。

當他在月光中繞着屋角找尋着她時，她很難再爬進裏面安坐到一個寬容的位子去。他怎麼敢進這裏面去找她呢！她在葉叢中保持着一個蝙蝠似的靜肅，看他帶着疲倦的，剛毅的樣子舉起頭踱來踱去，在黑暗中周圍注視着。他沒有效果地，非常沒有意義地尋找，而且感到困惑了。他那想像中的男性的魔力到那裏去了？爲什麼他對於這件事情這樣緩慢和不中用？

噢！他在柔和地而且自覺地呼喚着她呢：

「希絲特！希絲特！你藏在那裏」？

他確實憤怒了。希絲特在樹葉中仍保持肅靜，忍耐着煩躁。她沒有最輕微的意思去回答他。他可以一樣到別的地方去。他漠然地不愉快走遠了

於是她責自己。「真的，我的孩子，你這樣的對待他未免有點太過了？可憐的陳腐的佐」！

忽然，什麼東西在她的身旁躊躇地回答她：「我聽見那副熱情的聲音叫着可憐的陳腐的佐」！

然而，她不願意走進屋子裏去跟他——天呵！——一同喝茶和談心。「當然認爲我像他那樣的戀愛是可笑的。我寧願跌進他的一個豬槽裏。那太平常了。事實上，這剛剛是他不愛我的一個證據」。

這個想法像一顆子彈穿過了她。「他在戀愛我的真正事實證明他並非愛我。沒有一個男子像他那樣地跟一個女人相愛的。那對於她是太侮辱了」。

她馬上哭了起來，而且在袖子裏瞞摸着手帕，幾乎跌出樹的外面去。這使她恢復了她的意識。

在模糊的遠處，她看見他正向屋子走回來，她感到痛苦。爲什麼他這樣混亂和驚跳？我永不要跟任何人結婚，而且我當然也永不期待任何人跟我戀愛。現在我是不幸的，我感到不舒服。因爲大部分的女子都喜歡這種戀愛的事情，要不然男子們不會這樣做。而這大多數的女子必定是尋常的。我却爬上樹去，我是異常的。我厭惡我自己。至於佐呢，他毀壞了我們中間的一切，而希望憑着這個跟我結婚。這完全是令人作嘔的！那是多末混亂的生活。我又怎樣的厭惡混亂呀！

她立刻流下了一些眼淚，在這時候，她聽到平房的門砰然一聲響地關閉了。他已進了屋子，而且認真地困惱。一個新的憂懼附着了她。

楊柳樹是不舒服的。空氣寒冷而且潮濕。要是她再感冒，她也許會傷風整個冬天。她看見燈光溫暖地從平房的窗子射出來，她說「該死」！在她那方面來說，這句話是表示她感到要病了。

她從樹上滑下來，抓着她的臂膀，而且劃破了她一隻最精美的襪子。

「算了吧」！她加重語勢地說，準備走進平房，而且跟可憐的佐一塊出來。「我不要再叫他可憐的佐了」！

這時，他見一輛汽車在小路裏往下駛來，而且從喇叭筒裏送來一聲低低的，謹慎的響叫。汽車頭燈亮了一下，便在佐的新做的鐵門附近停下了。

「厚臉皮！不能容忍的厚臉皮！那是亨莉達下來看我了」！
她像一個病人似地沿着佐的鐵渣道路跑去。

「哈囉，希絲特」！亨莉達的輕嫩的聲音從汽車的陰暗處浮了出來。

「一切都好嗎」？

「多厚臉皮」！希絲特叫道。「多麼可驚的厚臉皮」！她靠在佐的鐵門上，心志忑地跳。

「一切都好嗎」？亨莉達的聲音溫和地重複着。

「你是什麼意思」？希絲特問，心仍在跳着。

「我的姐姐，別發你的脾氣！如果不是因為你出來，我們是不會來的。你不必以為我們要來干涉你們的事。我們要到波那密那裏去住宿。天氣太好了！

波那密是佐的伙伴，也是一個砲兵隊員，在離這裏一里遠的地方置了一個「農場」。但佐決不是一個躲在他的平房裏的魯濱遜。

「那麼，你是誰？」希絲特問。

「同樣的老處女」，唐諾德在司機的座位裏說。唐諾德是佐的弟弟。亨莉達正坐在他的旁邊。

「像以前一樣」，迭迪說，把頭探出車子外面。迭迪是第二的堂弟。

「好」，希絲特說，做出要下來的樣子。「也許你們進裏面好些，現在你們都來了。你們吃過東西了嗎？」

「是的，吃過了」，唐諾德說。「可是我們不願捲進這旋渦裏，希絲特，你別煩惱」。

「害怕佐哥哥」，唐諾德說。

「而且，希絲特」，亨莉達憂慮地說，「你知道你不需要我們。」

「亨莉達，別做傻子」！希絲特閃着眼睛。

「噤，希絲特——」！痛苦的亨莉達抗辯道。

「進來吧，別再攔了」！希絲特說。

「現在別進去，希絲特」，唐尼說。

「不去」！迭迪說。

「怎末你們都這樣攔瓜！爲什麼不」？希絲特叫道。

「害怕我們的大哥哥」！唐諾德說。

「好的」，希絲特說。「那我跟你們一塊去」。

她迅速地打開了大門。

「我可以瞧瞧裏面一下嗎？我很想看看這間房子」。亨莉達說，正用一條長腿跨過車門。

那時夜色很黑暗，月亮已經沉下去了。這兩個少女沉靜地沿着銹渣鋪

的路擦擦地踏着步向屋子走去。

「你說你不願意我進去——或是佐，」享莉達不安地說。她年輕的心裏非常煩亂，她希望得到一個依託。希絲特沒有回答地走着。享莉達把她的手插進她姐姐的臂膀裏。希絲特把她的手擺脫了，說道：

「我親愛的享莉達，規矩些！」

她衝上門前的三級石階，猛力將門推開，於是便現出了燈火輝煌的客廳：佐坐在火旁的圈椅上，背朝着門。他沒有扭轉身來。

「享莉達來了！」希絲特叫着，用一種聲調好像是說：「那是怎麼回事？」

他站起來四處瞧，在他那緊張的面部上的褐色眼睛顯得非常憤怒。

「你怎麼來到這裏？」他粗魯地問。

「坐汽車來的，」享莉達天真地回答。

「跟唐諾德和迭迪一塊來——他們在大門外面，」希絲特說。這個老賊！

「來了？」佐問，聲調裏帶着更大的憤怒。

「我以爲是你出去邀他們來的呢，」希絲特說。

佐不說什麼，只像一塊木頭似的站着。

「我猜你認爲我這樣闖進來是不應該的，」享莉達溫和地說。「我們不過是要到波那密那裏去。」她天真地注視這間房子。「不過這是一所可愛的小住宅，在一般的小屋子中是算得很好的一種。我非常喜歡它。我可以保暖我的手嗎？」

佐從火的面前移開。他穿着拖鞋。享莉達在爐子前站着她那長長的，

被晚上的冷氣弄紅了的手。

「我又要走了，」她說。

「哦——哦，」希絲特奇怪地囁嚅道。「不要這樣！」

「是的，我一定去。唐諾德和沃迪都在等着我。」

門大開了，可以看見在牧場上的兩盞汽車的頭燈。

「哦——哦！」希絲特又發出那奇怪的囁嚅。「我要告訴他們你今天晚上跟我一塊住。我可以作你的伴侶。」

佐望着她。

「那是什麼謎？」他說。

「沒有什麼謎！不過達娣來了，她可以一樣地留住這兒。」

「達娣」是「享莉達」的少見的縮寫。

「噢，可是希絲特！」享莉達說。「我要跟唐諾德和迭迪到波那密家裏去。」

「不要去，如果我需要你留在這裏！」希絲特說。
享莉達很詫異地看着她，現出沒有幫助的容忍。

「那是什麼謎？」佐重複道。「今天晚上你決定來這兒的嗎？」

「不，佐，的確不是！」享莉達帶着誠摯的天真說。「我絲毫沒有想到這件事，直到今天下午四點鐘唐諾德提議來的時候才有這個動機。祇祇因為天氣太好了，我們得到什麼地方去走走，所以我們以為應該到波那密那裏去。我希望他不會奇怪，好像平常一樣。」

「如果我們已經準備你們來，那不會是罪過，」希絲特說。「然而，你來了，你一樣可以在這兒住。」

「呵，不，希絲特！我知道唐諾德不會進來的。他生氣我讓他停住，叫他捏響喇叭的是我，而不是他。我猜，那是夏娃的好奇心。無論如何，我已經進來了，像往常一樣。我還是趕快走的好。晚安！」

他用一隻手圍抱着大衣，漠然走向門去。

「既然那樣，我跟你們一塊去吧。」希絲特說。

「可是希絲特！」亨莉達叫道。她詢問地望着佐。

「我也如你一樣不知道，」他說，「究竟在進行着什麼。」

他的面色呆板而且憤怒，亨莉達不能幫助他什麼。

「希絲特！」亨莉達說。「理性些！有什麼誤會的！最低限度你為什麼不解釋一下，給別人一個機會？要正經地說！——你常常責罵我不正經呢！」

一個似演戲一樣的沉默。

「發生了什麼事？」亨莉達堅持地問，她的雙眼非常明亮而且痛苦，她那種態度表示出她決定用理智來解決這件事。

「沒有什麼，當然沒有！」希絲特嘲弄地說。

「你知道嗎，佐？」亨莉達說，像另外一個波霞，非常同情地轉向着他。

這一刻，佐想，亨莉達比起她的姐姐來是多麼令人喜愛呀。

「我祇知道她要求我彈鋼琴，於是她便溜到屋子外面去。這樣，她便反常了。」

「哈——哈——哈！」希絲特虛偽地而且驚人心魄地大笑。「我喜歡這樣。我喜歡躲到屋子外面去！我要出去呼吸一點新鮮空氣。我想知道是

誰反常，談論着我躲出屋子外面！」

「你躲到屋子外面，」佐說。

「哦，是嗎？我爲什麼要躲，請問？」

「我以爲你有你自己的原因。」

「我也有。而且是非常好的原因。」

這是一陣麻木的驚愕……在這樣一個長的時候，佐和希絲特彼此都知道得很清楚。現在看看他們吧！

「但你爲什麼，希絲特？」亨莉達問，用她那最安靜的，天真無邪的態度。

「我爲什麼怎樣？」

在小路上的汽車送來了一陣低低的喇叭響聲。

「他們在叫我！再見！」亨利達叫道，披起大衣，迅速地向外走。

「如果你去，我的妹妹，我跟你一塊去。」希絲特說。

「但爲什麼？」亨利達驚愕地叫道。喇叭又響了。她打開門，在黑夜中叫：

「等半分鐘！」然後她又輕輕關上門，再一次驚愕地轉向希絲特。

「但爲什麼，希絲特？」

希絲特繃緊地半閉着眼睛。她幾乎不能忍受甚至瞧一下那麻木了的憤怒的佐。

「爲什麼？」

「爲什麼？」亨利達的疑問柔和地重複着。

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希絲特的身上，可是希絲特像一本固封了的書

。 「爲什麼？」

「她自己也不知道，」佐說，瞧進一隻槍眼裏。

外面震響着希絲特的狂放的和驚心動魄的大笑。

「呵，她不是！」她的神色突然變得奇怪的憤怒。「好，如果你需要知道，我完全不能抵抗你向我做作的愛情，假如那就是你所稱的事業。」

亨莉達放開了門柄，軟弱地跌到一張椅子裏。

糟糕的事情發展得更糟糕。佐的臉變成了紫色，然後慢慢蒼白，再變爲黃色。

「那麼，」亨莉達用重濁的聲音說，「你不能跟他結婚了。」

「如果他保持對我這種『戀愛』，我不可能跟他結婚。」她用着幾乎是冒罵的語氣來說這兩個字。

「如果他不是這樣，你也不可能跟他結婚。」這個保護使者亨莉達說。

「怎末不能，希絲特叫道。」在他沒有戀愛我時，我能很好地對付他。現在，他單單不管這個問題。」

來了一陣靜息，亨莉達打破了這沉默的空氣說：

「總之，希絲特，一個男子跟一個女子變愛的理想是要結婚。」

「那麼，他還是獨身的好，這就是我所要說的。」

又是一陣靜息。佐，仍像剛才的沉默，而樣子顯得更麻木，更是羞怯的憤怒。

「但希絲特！你會愛過那個男子嗎——？」

「沒有！你還沒有忍受到這種遭遇，我的妹妹。」

亨利達沒有辦法地嘆息一下。

「那麼，顯然地，你不能跟他結婚了。怎樣可怕的遺憾！」

沉默。

「沒有什麼東西比得上一個男子對你做作愛情那樣屈辱的，」希絲特說。「我討厭它。」

也許因為他是一個反常的男子，亨利達悲哀地說，掃射了麻木的羞怯的佐一眼。

「我不相信我能夠對付這種事情，無論對任何人。亨利達，你懂得被撫摩和被擁抱是什麼滋味嗎？那太可怕太可笑了。」

「對了！」亨莉達說，悲哀地定了眼神。「女人完全好像一隻沒有價值的肉包子，狗在吞食它之前溫柔地舐着它。那真有點令人作嘔，我覺得。」

「一個很高雅的男子要走這條路，那是非常可怕的。沒有什麼事情像一個男子墮入戀愛那樣可怕的了。」希絲特說。

「我知道你的意思，希絲特。那樣堅持！」亨莉達悲哀地說。

汽車的喇叭激怒地響着。亨莉達像失敗了的波霞似的站起來，她打開門，突然兇狠地在夜空中叫道：

「你們去吧。我會步行去的，別等我了。」

「你還有多久？」送來一個聲音。

「我不知道。如果我要去，我會步行。」她叫道。

「一點鐘之內你得來。」

「好，」她叫，砰的一聲把門關上，隔住了在遠處的他們的面孔。於是她在沉默中沮喪地坐下來。她要保護希絲特。那個襖子，佐，像一隻羊似的不動地站着！

他們聽見汽車開動，退回小路去。

「男子們都是可怕的！」亨利達沮喪地說。

「然而，你錯了，」佐帶着突然而來的怨恨對希絲特說。「我沒有跟你戀愛，聰明的小姐。」

這兩個女人望着他，似乎他是拉撒路斯的再生。

「而且我永不會用那種方法跟你戀愛，」他補充道，他褐色的雙眼燒着一種自覺的羞恥和憤怒，沒有掩飾的苦惱和奇怪的火焰。

「哦，那你簡直是一個撒謊家。這就是我所能說的！」希絲特冰冷地回答。

「你以爲，」亨莉達不平地說，「你都忍受了這些嗎？」

「我想她希望我這樣，」他說，帶着一種卑鄙的，不過使這兩個年輕女人麻痺的微笑。如果他變成一條莽蛇，她們不會覺得更驚奇。那輕蔑的微笑！她們的溫良的佐呵！

「我以爲這是我的猜想，」他嘲弄地重複着。希絲特被驚嚇住了。

「呸，你這樣做多殘酷呵！」亨莉達對他叫。

「怎樣一個謊！」希絲特叫道。「他高興這樣。」

「你以爲他會這樣嗎，希絲特？」亨莉達說。

「就某一點來說我願意這樣做，」他莽撞地說。「可是我不應該願意

這樣做，「如果我認爲她不願意的話。」

希絲特攤開了她的兩隻手。

「亨莉達，」她叫道，「爲什麼我們不能夠捨棄他？」

「我希望我們能夠，」亨莉達說。

「當你知道一個少女有些嚴厲冷酷，你怎麼辦？你喜歡她這點——你不能跟她結婚一個月——而且——而且你——而且你用某種方法得到占勝的機會——此外路多爾夫·華連狄歐還爲你作了什麼？——你喜歡他——」

「他已經死了，可憐的寶貝。但我討厭他，真的，」希絲特說。

「你似乎不是這樣，」他說。

「好，無論如何，你不是路多爾夫，華連狄歐，而且我討厭你扮這種

角色。」

「你不會再得到一個機會了。我十分討厭妳。」

「聽了你的話我非常安慰，我的先生。」

一個冗長的靜默，很久之後，亨莉達決意地說：

「好，就是那樣吧！希絲特，你願意跟我一塊去波那密的家嗎？或者

我是不是在這兒跟你一塊兒住？」

「隨便吧，妹妹，」希絲特虛張聲勢地說。

「我也不管你怎樣，」他說。「但我覺得你有些不對，最初你沒有直

接對我講。」

「我認爲你是真實的，而且我不願意傷害你。」希絲特說。

「你所表現的似乎你不願意傷害我。」他說。

「現在，」她說，「從此以後一切都是虛偽的，那沒有關係。」

「我應該說那沒有關係，」他報復道。

是一陣寂靜。那隻鐘，那買來準備他們的小家庭用的時鐘很快地的答的答地響着。

「怎樣都好吧，」他說，「我想你已經把我拋棄了。」

「我高興那樣！」她叫，「想想你怎樣敷衍了我！」

他直盯着她的眼睛。她們彼此都認識得很清楚。

爲什麼他要對她嘗試那蠢笨的戀愛遊戲？那是他們單純的親近的洩露。
他清楚地知道了這個，而且悔恨它。

她看見了在他眼光裏的忠實堅忍的愛情，和那奇怪的，鎮靜的，主要的欲望。那是她第一次見到的，一個年輕男子的奇怪的鎮靜和主要的欲望

他在少年時期便忍受了這個，現在幾乎藉着時代的緩慢來尋覓它。一陣燙熱燒過她的心頭。她感到自己在感激着他。

「你怎麼決定，希絲特？」亨莉達說。

「到底，我還留住跟佐一起吧。」希絲特說。

「很好，」亨莉達說。「那我得去波那密的家了。」

她安靜地開了門，走了。

佐和希絲特遠遠的彼此看着。

「對不起，希絲特，」他說。

「你知道，佐」，她說，「我不介意你所做過的事，如果你是真的愛我。」